



□ 12
3764
30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四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周官二

以禬禮哀圍敗大宗伯

注曰司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

樾謹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注直以會合財貨釋之若經文是禬字則爲禬禳之禬非會合之會鄭君必云禬讀爲會矣鄭無讀爲會之文知其所據本正作會也因會禮連文

91-340

傳寫者涉下禮字從示故亦誤從示耳詩閟宮篇展𥫱反側展字因下轉字而誤加車旁采薇篇玁狁之故允字因上玁字而誤加犬旁古書類此者多矣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禬禬之其禬字竝從示皆沿此文之誤陸氏釋文亦作禬則此字之誤久矣觀賈疏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葢經文是會字故惟有會合財貨及會諸侯之兵二義若是禬字則尚有禬禳一義賈氏何不及之乎

五命賜則

注曰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元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樾謹按先後鄭說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然於古實無所據莽制正因周禮此文而竊用之未必其與古合也今依周禮說之太宰職曰以入則治都鄙鄭君解都鄙曰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太史職亦曰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然則此所賜之則即太史所掌之則葢與之采邑即幷其所治之則而亦與之故曰賜則也載師職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是采地有三等此云五命賜則當以大夫而言賜則自大夫始也先鄭訓則爲法正

得其義但謂出爲子男則失之後鄭解爲地未成國之名此

莽制非周制也

及葬其祼器遂貍之 鬱人

注曰遣奠之薦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曰

知葬其祼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

前奠小不合有薦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

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

存奠彝是也

樾謹按遣奠之後貍其祼器經無明文疏引司尊彝文爲證

鄭彼注曰奠者朝夕乃徹也疏云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

然則所謂貍之者亦無塙證矣今按鬱人職云凡祼事用概

注云祼當爲埋字之誤也鬱人與鬯人兩職相連疑此文祼

字本亦作貍貍器卽謂明器也明器之屬有宜由鬱人其之

者則鬱人共之而遂貍之也上文云大喪之涖其其肆器注

曰肆器陳尸之器貍器與肆器文義一律因涉上文掌祼器

而誤爲祼遂幷下文鬯人職之貍事而亦誤爲祼事矣鄭君

於祼事既正其誤而于此文祼器未能是正學者所宜舉一

而反三也

蜼彝 司尊彝

注曰鄭司農云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元

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樾謹按蛇虺之虺於義固無所取至蜼乃獼猴之類古人亦

何取而象之哉疑此字實當爲隼聲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
鷹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
爲旗鳥隼爲旟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旟矣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 天府
注曰問事之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
檮謹按此當從司農說乃貞字本義也說文卜部貞卜問也
從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是貞字實無正義其
訓正者卽讀貞爲正乃古文假字也相沿既久而本義爲假
義所奪鄭君轉疑司農舊說之未安遂足成其義曰問事之
正曰貞失之矣

繅藉五采五就 典瑞

注曰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
檮謹按此亦當從司農說就讀爲集詩小旻篇是用不集毛
傳曰集就也韓詩正作是用不就葢就與集一聲之轉故聲
近而義通集之言雜也孟子公孫丑篇是集義所生者趙注
曰集雜也古謂一匝爲一雜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
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說苑脩
文篇如矩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雜卽
三帀也雜從集聲帀謂之雜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爲集故
以帀訓之後鄭改訓爲成失之矣至弁師職云就皆五采玉
十有二注曰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則既訓爲成
又依先鄭爲說初未得其義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冢人

注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 疏曰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卽此遂爲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

檡謹按初穿地時無祭墓事固也然遂爲之尸卽承甫竁而言下乃云及竁又云及葬又云及窆其文皆有次弟不得于甫竁之下卽言成葬祭墓之事且下文言凡祭墓爲尸然則成葬祭墓而冢人爲尸從可知矣何必於此豫言之乎尸因祭而立此文初不言祭何以言遂爲之尸乎疑後鄭所說亦未爲得也今按爾雅釋詁曰尸職主也郭注引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是凡主其事皆得稱尸甫竁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言冢人主其事也先後鄭誤以爲祭祀之尸故所解皆失其義耳

大濩 大司樂

注曰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疏曰言濩者卽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檡謹按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聲音篇竝曰濩言救民也賈疏卽用其義然實非鄭意也鄭葢讀爲獲故以得所爲說得字正釋獲字

以享先妣

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樾謹按周人之祀先妣自來不得其說竊疑姜嫄乃帝嚳之妾非其正妃而實生后稷爲周人所自出以其爲周人所自故不可以無廟以其爲帝嚳妾故不可以配帝嚳於是別立廟以祀之禮以義起也魏文帝納袁熙妻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卽位追尊爲文昭皇后於是三公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夫以魏人之尊甄后以姜嫄爲比則姜嫄爲帝嚳之妾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

文德皇后郭氏爲之配故別立廟以祀甄后正周人祀先妣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據矣

詔來瞽皐舞樂師

注曰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元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樾謹按先後鄭之義皆以詔來瞽爲一事皐舞爲一事然據太祝職云來瞽令皐舞似皐舞卽屬瞽者鄭彼注云皐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若然但云來瞽皐舞文義已足不必言令矣鄭注殆非也今按舞當讀爲武古舞武通用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

篇馬注引作五日興武卽其例也武乃步武之武皋者緩也
哀二十一年左傳魯人之皋杜注曰皋緩也然則皋武者猶
言緩步也禮記曲禮篇曰堂上接武瞽人升堂作樂亦宜接
武而行故詔之使舒緩也皋步舒緩謂之皋猶發聲舒緩謂
之皋儀禮士喪禮曰皋某復注曰皋長聲也是其義也太祝
職來瞽令皋舞義與此同殆亦所謂固相師之道者與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注曰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
爲倡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昌卽唱之古文也說文口部唱導也
從口昌聲夫昌字籀文作昌其字本從口小篆變而從曰卽

從口之意也而唱字又從曰重複無理疑古字止作昌蓋曰
出而人聲作故其字從曰從口會意而其義則爲導也廣雅
釋詁曰昌始也又曰昌盛也蓋一聲旣作眾聲從之故訓始
又訓盛今經傳昌盛字作昌而昌始字皆以倡爲之周禮故
書獨存本字先鄭反破從倡失之矣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
世奠繫 聲曚
注曰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
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
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聲曚主誦詩幷誦世繫以
戒勸人君也元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樾謹按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世繫謂帝繫世

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誦之此經杜注與彼先鄭不殊亦以帝繫世本解世繫二字且曰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疑經文本當作奠世繫與小史職同因故書假帝爲奠涉杜注帝世之文誤爲世帝繫又依杜義讀之遂爲世奠繫而後鄭據以作注乃曰世之而定其繫於文義甚爲不安矣荀子禮論篇曰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卽世繫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師

注曰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元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

樾謹按慢聲者大司樂之所禁何得反教之乎杜子春所讀誠非矣至後鄭之說義亦未安下文云凡祭祀奏縵樂豈祭祀所奏專以雜聲爲重乎縵當讀爲曼而饋之曼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是曼者萬之假字宣八年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萬旣是篇章之名故主乎舞而言之謂之萬舞主乎樂而言之謂之萬樂凡言萬舞者謂舞萬樂也磬師主教萬樂燕樂之鍾磬萬樂者干舞之樂武樂也燕樂者房中之樂文樂也古音萬讀如曼爾雅釋草蔓青釋文曰蔓音万卽其例也荀子假曼爲萬周官假縵爲萬並古書假借之常杜鄭所讀胥失之矣鍾師職曰掌鼜鼓縵樂詩那篇曰庸鼓有

繹萬舞有奕此卽鼓縵樂之證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太卜

注曰運或爲緷當爲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卜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樾謹按上文經兆卽以三卜言經卦卽以三易言此文經運宜亦以三夢言乃以視祲之十煇當之失其義矣運當讀爲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司馬本作天員是其證也古運員聲近說文見部覞從見員聲讀若運然則運之通作員猶覞之讀若運矣說文員部員物數也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坐事國人過員師古注曰員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有數十也三

夢以員言猶三卜以兆言三易以卦言也鄭注失之

四曰寤夢 占夢

注曰覺時道之而夢疏曰以其字爲覺寤之字故知覺寤時道之睡而夢也

樾謹按上文三曰思夢注曰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若依此注則思夢亦可謂之寤夢矣鄭君所說殆未得也今按寤夢者寤而夢也謂不寐而夢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杜注曰忽如夢而相見十五年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注曰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然則狐突之夢豈非所謂寤夢乎

五曰闇 眠寢

注曰鄭司農云闇日月食也

檛謹按周禮所謂闇卽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傳竝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先鄭竟以日月食釋之未得其旨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大祝

注曰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

檛謹按鄭解同字非也同猶通也說文行部衝通街也竹部筒通簫也街之通者謂之衝簫之通者謂之筒衝筒竝從同聲是同有通義也以同鬼神示猶曰以通鬼神示下文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彼言通此言同文異而義不殊也必曰鬼神示不和故以祈禮同之失之迂曲矣

贊徹贊奠小祝

注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檛謹按古人之文固有倒言之者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逆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次之也此經贊徹贊奠文與彼同古人自有此例無義理也鄭必曲爲之說於大宗伯職則曰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於大祝職則曰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於此經則曰明所佐大祝非一皆非經意此經下文曰凡事佐大祝則所佐非一自有明文何必倒文以見義且倒言奠徹又豈足以見義乎

禂牲禂馬句祝

注曰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樾謹按禂字葢卽禱之古文禂從周聲故亦從壽聲玉篇巾部幬字下更出幬字曰同上禂之爲禱猶幬之爲幬也說文示部分禂禱爲二禱篆曰告事求福也禂篆曰禱牲馬祭也葢卽因此經而誤又出騶篆爲禂之或體則孳乳浸多非古字矣且其引詩旣禂旣禡今詩吉日篇及爾雅釋天皆作禱足證禂禱之同字杜子春訓禂爲禱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讀如誅者周聲與朱聲古亦相近集韻引廣雅祩詛也祩字疑亦禂之異文鄭以禂有朱音故以誅伐之誅擬其音而以侏大之侏釋其義然侏字不見于說文侏大之訓亦無所據惠氏士奇禮說引太元修侏侏爲證按太元童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修長也七爲無道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是侏侏爲無知之貌非長大之義惠說失之矣漢時侏大之義疑卽姝字之引申義詩靜女篇靜女其姝毛傳曰姝美色也說文女部姝好也凡有美好義者皆有大義美字從大卽其例也然此經禂字必讀如誅而訓爲大義實未安固不如仍從杜說之爲得矣

國有大哉則帥巫而造巫恆司巫

注曰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爲

樾謹按杜義固未得鄭說亦有未盡巫恆蓋卽先巫也造卽類造之造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杜子春曰造祭於祖也此云造巫恆蓋用類造之禮祈禱之也龜人職云祭祀先卜注曰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然則巫恆言造者尊之如祖也鄭以巫恆爲先巫之故事宜不得造字之解矣

及道布

注曰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爲席也元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巾靈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

樾謹按杜鄭之義均于道字無所發明據或說布者以爲席則道字當讀爲簟道與簟雙聲字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曰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曰禫或皆作道然則道之通作簟猶道與導之通作禫也說文竹部簟竹席也簟布者言以布爲席也以布爲席故卽假簟席之名而名之曰簟布矣或說蓋禮家舊說因其字假道爲之其義遂晦故後鄭不之從耳又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曰執之以接神然則此道字或當爲導引之導蓋亦執以接神者與

及萡館

注曰杜子春云萡讀爲鉏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萡館或爲萡飽或曰萡飽茅裹肉也元謂萡之言藉也祭食有

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筵也

樾謹按杜鄭之說義均未安館字實飽字之誤當從或說作藉飽藉者苴之假字飽者苞之假字苴苞卽苞苴也禮記曲禮篇注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少儀篇注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皆與或說合苞苴所以饋遺祭祀之有苞苴殆所以畀煇胞翟閽者與

春招弭以除疾病 男巫

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爲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

樾謹按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讀爲救小祝職云彌災兵注曰彌讀曰救救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攝以除疾病卽用此經之文可據以訂正

頒告朔于邦國 大史

注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樾謹按告字衍文也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則經文本無告字明矣注又云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乃因天子頒朔而終言之也頒之者天子之事告而受行之者諸侯之事若

合言之曰頒告朔于邦國文不成義矣司農讀頒爲布而曰爲布而曰布告天下諸侯此乃以告字足成布字之義非因經文有告字而以布告釋之也大戴禮小辨篇盧辯注引此經作頒朔于邦國可據以訂正經文告字蓋即涉注文兩告字而衍然注文兩告字義實不同依後鄭告字之義當以告朔連文依先鄭告字之義當以頒告連文若使經文本有告字而先後鄭各爲之說則義既乖異讀亦不同後鄭必有破先鄭之語何得不置一詞乎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保章氏

注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疏曰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爲荒凶也風雨降爲豐吉也

樾謹按以水旱降豐荒五字連讀甚爲不辭疏又增出風雨字更非經文所有矣此當以辨吉凶水旱爲句降豐曰之祲象爲句蓋既以雲色辨其吉凶水旱因即下其狀於邦國使知所備也下文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此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猶彼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也此云降豐荒之祲象猶彼云命乖別之妖祥也可證舊讀之非矣

然褖巾車

注曰然果然也疏曰果然獸名也

樾謹按果然似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于義亦無所取賈氏但以爲獸名蓋不詳其何獸也今按然當

讀作麑然與麑聲相近史記貨殖傳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卽其例也國語魯語獸長麑麏韋注曰鹿子曰麑論語鄉黨篇素衣麑裘釋文曰麑鹿子也上文薄車乃既練所乘而用鹿淺毛爲禊此駾車爲大祥所乘故用鹿子之皮爲禊蓋視鹿淺尤細矣據說文鹿子本當作麛而經典元通作麑此作然者又其假字也鄭以果然釋之非是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几以神仕者

注曰杜子春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檛謹按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彼注曰禬猶刮去也此說甚合禬字之義說文刀部劊斷也禬卽劊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刀而從示猶禳卽攘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手而從示也鄭於女祝職注曰禳攘也然則禬劊也讀禬爲潰雖亦依聲爲訓而義轉迂矣

司爟夏官序官

注曰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檛謹按此當從故書作燋杜讀非也爟乃烜之正字說文火部爟取火於日官名從火蒦聲重文烜曰或從亘盍亘聲與蒦聲相近故正篆從蒦或體從亘也疑秋官司烜氏或作司爟氏學者不知烜爟之同字轉因爟與燋字形相似謂彼司烜之作司爟乃此司燋之異文遂有改燋爲爟者而杜子春

誤從之耳司爟自掌行火之政令與秋官司烜氏掌取明火明水者職本不同許君所據周禮秋官正作司爟氏淺人因今本周禮夏官作司爟遂于許書從火蘿聲之下增益其文曰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夫許君明言取火于日官名乃不引掌取明火者爲證而反引掌行火政令者爲證何也可知其非說文之舊矣

環人

注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樾謹按鄭意蓋讀環爲還故訓爲卻然以勇力卻敵而謂之還義實未安據其職曰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是環與察同意蓋取圍環巡察之義故與候人之職相連候者候望

環者環行也使之周行四方若循環然四方有變無不知之是謂環四方之故鄭注曰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夫環人止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耳安能卻之乎至秋官環人取環守之義雖其職不同然其取義於環則一也若從鄭注不可通於彼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

注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樾謹按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皆校人之事至巫馬之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

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
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鯀醫之先亦巫也說文
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
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毉是也巫馬卽
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其職曰相
醫而藥攻馬疾蓋巫醫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
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
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
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

土方氏

注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檛謹按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
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土爲相度之度
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
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

撢人

注曰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檛謹按撢序之言未知何解釋文云撢與探同鄭意殆未必
然也據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
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撢字當讀爲譚說文言
部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假撢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
子則陽篇夫子何不譚我乎王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莊

子原文當亦作撢傳寫者因其是談說字變而從言此撢人之撢則以不得其解而轉存其古字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大司馬

注曰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

樾謹按先後鄭說義均未安說文金部鐻伐擊也疑壇即鐻之假字蓋亦攻伐之名與上文賊賢害民則伐之義相近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注曰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樾謹按殘當讀爲秋官翦氏之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戔聲相近詩甘棠篇勿翦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是翦字古或作剗與殘踐同聲故得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戩戈部戩滅也詩曰實始戩商今詩閟宮篇作翦商凡言翦滅者皆戩之假字作踐作殘又翦之假字矣

鼓皆駴

注曰疾雷擊鼓曰駴釋文曰駴本亦作駭

樾謹按說文無駴字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注曰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爲駭是其字本作戒擊鼓所以警戒其眾故

卽名擊鼓爲戒鼓故書作駭乃假字也傳寫者因駭字從馬遂並戒字而亦從馬因變其字爲駴矣是故戒者本字駭者假字駴者俗字也上文曰鼓戒三闋與此駴字同義

凡宰祭與鬱人受挋歷而皆飲之 量人

注曰鄭司農云挋讀如嫁娶之嫁挋器名元謂挋讀如嘏尸之嘏疏曰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樾謹按先後鄭均不解歷字賈疏雖有解然義甚未安歷當讀爲瀝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糵和楚瀝只王逸注曰瀝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瀝酒也受挋瀝而皆飲之者謂王酳尸尸嘏王量人與鬱人受其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假歷爲瀝遂失其義耳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注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樾謹按所謂位者非必因射入見而後有位也下文曰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豈亦因射而有事乎蓋此職自掌其治達以上皆不專繫於射其下云以射灋治射儀乃始言射耳所謂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凡賓客喪紀軍旅皆有之所包者廣其使射人掌之者射之言序也以六書之例言之射與謝同聲詩崧高篇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作于邑于序射之通作序猶謝之通作序故孟子滕文公篇曰序者射也射有序義故使序次公孤卿大夫之位注

家因其官爲射人乃專以射言之失之拘矣此職之末所言
自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以下皆與射事無涉然則職首所言
何必專屬射乎又曰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
廬不敬者苛罰之正與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其事相同以射
有次序之義故使比其廬也

士旁三揖 司士

注曰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樾謹按鄭意以西南鄉解旁字殆非也說文上部旁溥也是
旁之義爲溥徧士旁三揖者士賤不得與大夫同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則但以三揖示溥及之意不以其等也男巫職曰
旁招以茅此旁字義與彼同

注曰方罠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
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樾謹按鄭君泥木石之文其說轉近迂曲據魯語曰木石之
怪曰夔蜮蛧水之怪曰龍罔象賈注謂有夔龍之形而無實
體然則罔兩罔象其義一也楚辭哀命篇神罔兩而無舍王
注曰罔兩無所依據貌也文選洞簫賦罔象相求李注曰罔
象虛無罔象然也蓋皆疊韻連語爲恍惚窈冥之義以其似
夔非夔而謂之夔罔兩以其似龍非龍而謂之龍罔象與罔
兩聲近而義通罔兩非必專屬木石罔象非必專屬水也韋
昭注國語以蜮蛧爲山精而宣三年左傳杜注則曰罔兩水

神許氏說文虫部曰蜩蛹山川之精物也又兼山川而言之是固無一定之所在矣此經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陬方良是其所畝者卽壙中之罔兩豈必因木石而有乎

相醫而藥攻馬疾 巫馬

疏曰疾則以藥治之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以藥攻馬疾文義方足不得但云藥攻馬疾也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假字韓用正字也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蓋二字聲近而義通藥攻馬疾者療攻馬疾也藥與攻同義非謂藥物也

正校人員選 庾人

注曰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樾謹按員選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正校人之數也古選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並其證也鄭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失之矣

其浸潁湛 職方氏

注曰湛或爲淮

樾謹按湛與淮形聲皆不相近無由通借淮乃潛字之誤卽古文湛字說文水部湛從水甚聲又出重文潛曰古文疑周禮故書本作潁潛許君所載古文卽本之周禮傳寫誤作淮

耳

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邊師

注曰物之謂相其土宜可以居民立邑

樾謹按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王氏引之從王安石說以名物連讀而謂之可以封邑者句上有闕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名物連讀是也謂有闕文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邊隰而言蓋既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可以封邑者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邊隰於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大司寇

注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疏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

樾謹按此以圜土聚教罷民但寘之圜土而未嘗屏之遠方乃曰其能改者反于中國義不可通矣疑此文當以反字絕句其能改者反與下文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正相對成文于中國不齒三年七字爲句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竝猶國中也于中國不齒三年謂三年不齒于國中也鄭君既失其讀宜中國二字賈氏不得其解矣

以兩造禁民訟

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

樾謹按鄭君所說獄訟二字之義未知何據若以經文言之殆當兩易其說此云以兩造禁民訟是以罪名相告者下云以兩劑禁民獄是以財貨相告者何以明之據小宰職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職云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是質劑乃賣買所執以爲信者故凡以財貨相告必使各齎質劑以察其信否士師職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是其義也此言以兩劑禁民獄卽司市職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彼言訟此言獄正所謂散文則通耳凡以罪名相告則但使訟者皆至己足斷之矣故曰以兩造禁民訟若以財貨相告則雖其人皆在非有質劑不能決也故曰以兩劑禁民獄鄭君所說似乎倒置矣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 士師

注曰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條教是爲荒別之灋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

樾謹按先鄭之說義無所據後鄭近之然讀辯爲貶亦甚未安辯當讀爲變周易坤文言傳曰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廣雅釋言曰辯變也莊子逍遙游篇而御六氣之辯釋文曰辯變也是辯與變聲近義通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然則假辯爲變猶

假變爲辨矣荒變之法謂因凶荒而變改正所謂權時法也
權猶變也後鄭得其義未得其字耳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朝士
注曰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
樾謹按先鄭之意蓋讀軍字絕句故言羣輩若軍然盜賊軍三字甚爲不辭今按軍者圍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軍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四千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字從勹音補交反包車爲軍市合爲師皆字意也是軍字從勹本有圍義故廣雅釋言曰軍圍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者言盜賊倚恃其眾圍鄉邑及家人也人字兼蒙鄉邑而言鄉有鄉之人邑有邑之人家有家之人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 掌囚
注曰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
樾謹按下文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然則親貴之人有罪刑殺猶不適朝此庶姓無爵者乃必奉而適朝何也疑此文當以奉而適朝士爲句蓋既告刑於王卽奉之而適朝士朝士掌外朝之灋適朝士者示刑人殺人之命皆從朝出也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一律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也鄭君誤於朝字斷句遂以士爲鄉士近于臆說矣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邊訟者以告而誅之

注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樾謹按經文凡字衍文也此以斬殺戮爲一事傷人見血而不以告爲一事攘獄爲一事邊訟爲一事皆蒙上司字爲文故注云察此四者若傷人見血上有凡字則是總冒下三事而於掌司斬殺戮不相蒙矣鄭注當言三者不當言四者也下文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文法與此正同注曰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彼文曼用三者字中間無凡字然則此文亦無凡字明矣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注曰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樾謹按備之訓搔于義未聞疏家亦不得其說疑此文當于革字斷句齒須備三字自爲句謂齒須之屬亦備獻之也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

春始生而萌之 薙氏

注曰故書萌作甿杜子春云甿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

樾謹按經文若言萌之則止是萌牙耳無以見其爲反之爲所之也杜鄭之說均不可通萌當從故書作甿釋名釋宮室

曰甍蒙也在上蒙覆屋也然則甍之者蒙之也謂耕反其萌芽而以土蒙覆其上也子春所說正得其旨而破甍爲萌則反失之矣甍之爲蒙猶瞢之爲蒙眡浸注曰瞢瞢無光也釋名釋天曰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知瞢瞢卽蒙蒙則知甍之卽蒙之矣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大行人

注曰交或往或來者也

樾謹按鄭說非也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脤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竝曰教效也是教與效義通

殷相聘也

注曰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樾謹按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鄭君解殷見曰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解殷覜曰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是殷字有此二解大行人職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卽殷見曰同也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卽殷覜曰視也此文殷相聘也鄭又別訓爲中而所說又不了今按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荅在殷見之前一年也六服諸侯以明年天子當巡守或不巡守則當殷見於王於

是各使其卿聘焉以其與殷見之年數相同故亦以殷言之賈疏據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卽用以說此經非經意且非注意夫三年爲時甚近安得云久無事乎先鄭又引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爲證按孟僖子如齊在昭公九年上距襄二十年叔老聘齊二十一年若依周制當二十四年而再殷聘春秋時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殷見又何殷聘之有因其相距已二十一年與再殷聘之期相近故卽假以爲名耳

夫人致禮 掌客

檵謹按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簋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簋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簋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簋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簋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簋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簋四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因侯伯之六壺六豆六簋上半闕壞而成八字則與上公同於是學者疑子男四壺四豆四簋大相縣絕遂臆改爲六矣

妧胡之笱 考工記

注曰妧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子春云妧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妧胡地名也

檵謹按此當從或本作邠乃汎之假字也說文水部汎西極之水也從水凡聲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極今爾雅作邠與

此經同邠胡薈西戎國名燕之角荊之幹妨胡之笴吳粵之金錫經文舉此四者自有條理燕北荊南妨胡西吳粵東也後鄭以楚旁之胡國當之失其義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輪人

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檇謹按矩所以爲方非所以刻物而識之也先鄭所讀非是當仍從故書作距而讀爲舉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然則舉其陰陽卽紀錄其陰陽也作距者假字耳爾雅釋木椒柜柳釋文曰柜郭音舉然則距之讀爲舉猶柜之讀如舉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 弓人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

檇謹按記文止言漆其一所漆者爲踐地一邊抑爲建轅一邊可知也凡木漆之然後耐久故弓人曰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車牙踐地一邊必漆之者非以爲觀美也正以其行泥淖中恐易朽腐耳注反謂不漆其踐地者失之矣

于上之擁謂之隧 匠氏

注曰擁所擊之處擁弊也隧在鼓中窒而有光有似夫隧

檇謹按注以夫隧釋隧字非也隧當讀如匠人廣二尺深二

尺之遂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字正作
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音遂本又作蓧隧卽
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爲遂之法六分其
厚以其一爲深注曰深謂窒之也窒故以遂名之注乃謂窒
而生光有似夫隧失之矣夫造鍾時但有窒無光也安得逆
計後日之必生光而爲之名乎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函人

注曰鄭司農云更善也

檮謹按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
文引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
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古訓之展轉相通疏家未得其義

山以章水以龍 畫繢之事

注曰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龍水物在衣

檮謹按畫繢之事皆言作畫之法故有上有天有水與虞書
十二章迥殊說者必以十二章爲說遂以龍爲山龍之龍而
幷破章爲獐以對之失之甚矣今按龍當讀爲尨玉人之事
曰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卽其例矣周易說卦傳震
爲龍鄭注亦讀爲尨謂取日出時色雜然則山以章水以尨
皆以色言也章之言明也陽之象也成五年公羊傳何休注
曰山者陽精故山以章也尨之言蒙也陰之象也淮南子天
文篇曰陰氣爲水故水以尨也此言畫山者以明顯爲貴畫
水者以幽晦爲宜耳尨與蒙通周易雜卦傳蒙雜而著蒙雜

卽龍雜也龍雜謂之蒙蒙昧謂之龍古訓相通大率如此山以章水以龍正對文成義鄭君不破龍爲龍而反破章爲獐夫山中之物莫尊於虎故澤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

樾謹按鄭解後功二字未得其義玉人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繢言凡不畫繢者不雜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繢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功之後也禮記郊特牲篇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上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六工之始也莞蕈之安而蒲越槀鞂

之尙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皆足證明後素功之義記人於畫繢一章特以此言結之正賁上九飾終反素之義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近解謂先以粉地爲質則當云繪事先素矣

庶用瓚玉人

注曰瓚讀爲饌饌之饌龍瓚將皆雜名也

樾謹按饌字說文所無盞卽飧字也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飧水澆飯也今說文無此語然水澆飯爲飧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飧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竝其證也疑

古本說文作飧餔也從夕食一曰水澆飯也又出重文湌曰飧或從水今本缺一曰水澆飯也六字而重文湌又移置餐篆之下皆非許書之舊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饔字從丿從水尸者夕之變也氷者水之變也蓋其字從夕從水合飧湌兩體而一之耳飧爲水澆飯故有雜義玉篇以爲水和飯和與雜義相近也玉篇又有饔字亦卽飧字也篆文飧作餐夕在食上引而長之則成饔矣又加水於其中則成饔矣顧野王以饔爲饌古文蓋因古書或假飧爲饌故誤耳瓚之通作飧猶飧之通作饌也王氏經義述聞不知饔卽飧字而以爲字當作饔從食饔省聲近于臆造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矢人

注曰刃二寸疏曰知刃二寸者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刃明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曰參分其羽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若是之鶻突也今按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刃者兼鋌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鋌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其刃明設鋌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鋌刃一尺二寸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誤衍分字

義不可通矣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曰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㤼謹按矢無知之物何驚之有鄭說非也但當讀爲顫玉篇頁部曰顫動也弗之能顫者弗之能動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四體寒動謂之顫頗矢遇風而動猶人中寒而顫故言顫也顫從亶聲但從旦聲故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訓曰戰戰動也戰卽顫之假字戰與憚竝從單聲今書以憚爲顫猶爾雅以戰爲顫矣

搏身而鴻梓人

注曰鴻傭也

㤼謹按鴻訓爲傭未詳其義疏亦無說鴻當讀爲鴈說文隹部雁鳥肥大雁雁也或從鳥作鴈搏身而鴈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假字或學者多見鴻少見鴈而臆改之耳

則於氈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罷色必似鳴矣

注曰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

㤼謹按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罷色必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

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君注論語亦讀廢爲發正可爲證也傳寫奪誤遂不可訂正矣

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曰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樾謹按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詒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曾孫侯氏四字相連成文禮記射義篇引詩曰曾孫侯氏是其證也鄭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經文侯氏字涉注文而誤作諸侯遂并改注文以從既誤之經文而莫之能正矣大戴記投壺篇載此辭曰强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侯氏可據以訂正

老牛之角紾而昔

注曰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犄理錯也元謂昔讀屐錯然之錯

樾謹按昔字不必改讀古昔腊同字說文曰部昔乾肉也然則紾而昔者紾而乾也上句云舜牛之角直而澤昔與澤義正相對廣雅釋詁焟乾也焟卽昔之俗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四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五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四　德清俞樾蔭甫著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夏后氏世室

樾謹按世室卽大室也世大古通用合五室而名之故曰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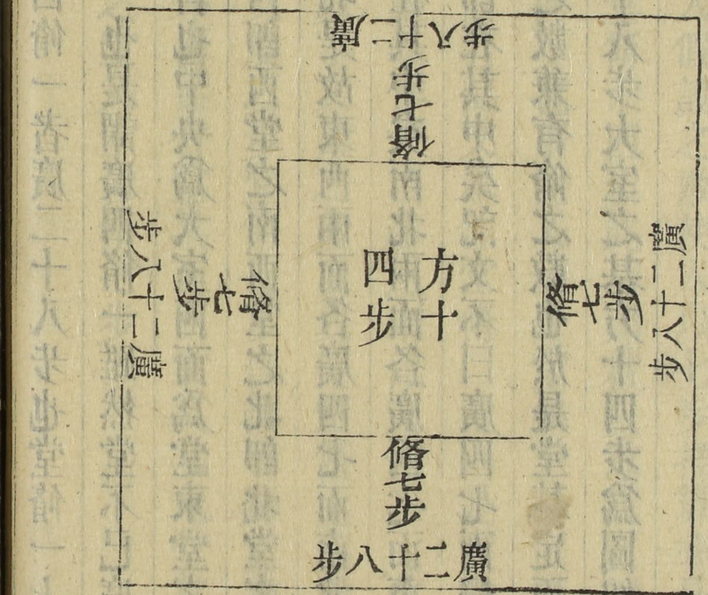
堂脩二七

樾謹按二字衍文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記云堂脩七尋堂廣四脩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濮上之音俗儒信情加減然則隋時古本竝作堂脩七鄭君所據之本

亦當如是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下注又云令堂如上制可見十四步之數是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矣今以下文證之般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然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理無可疑當據宇文愷議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元堂其東青陽之堂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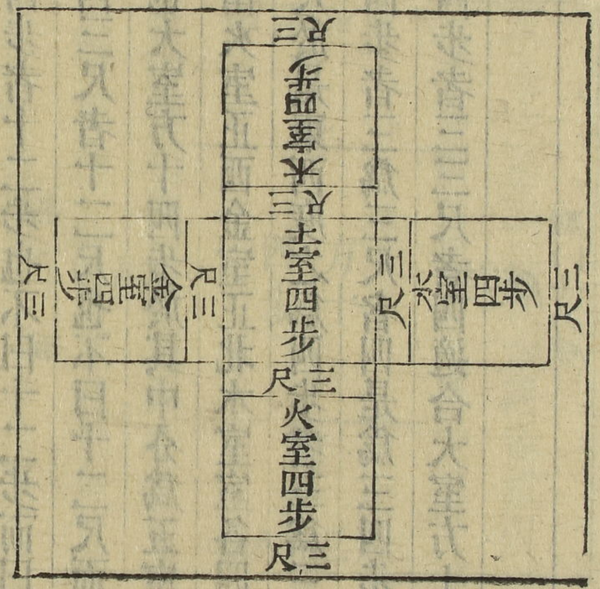
廣四脩一

櫬謹按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大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大室之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大室之基方十四步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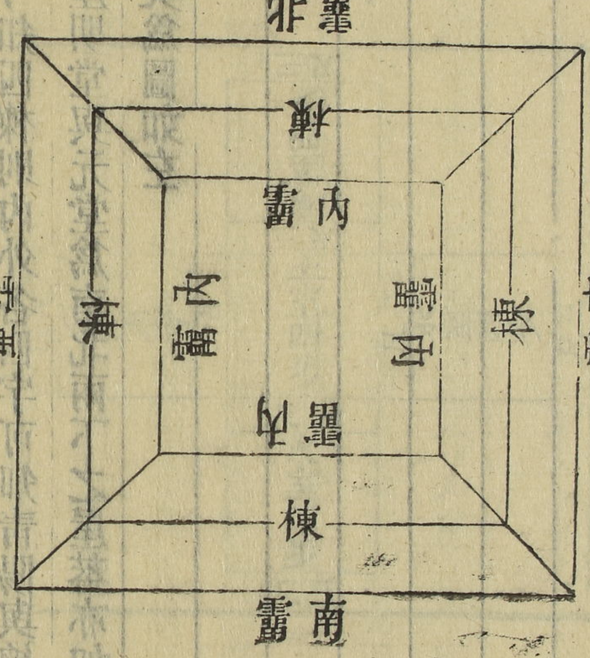


五室二四步四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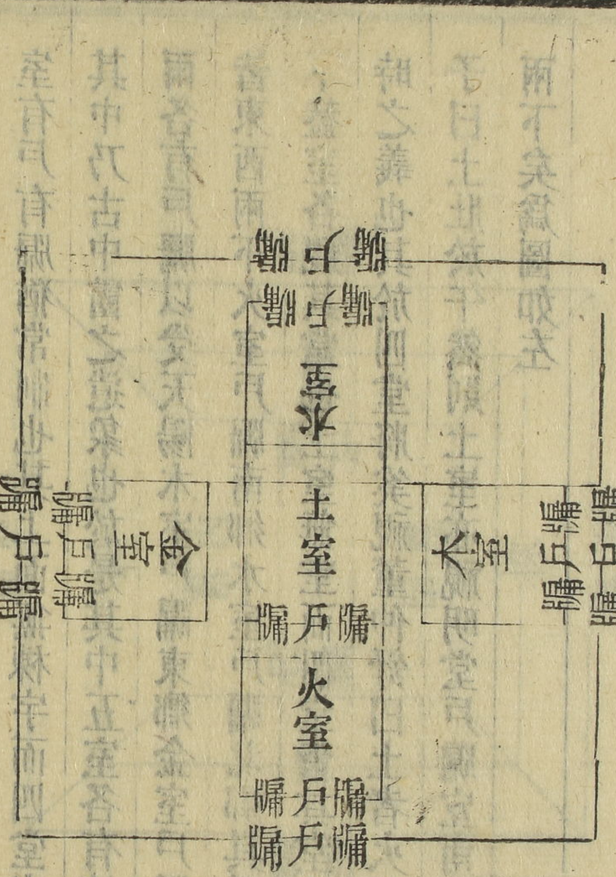
樾謹按三四步者十二步也不曰十二步而曰三四步明四步者三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不曰十二尺而曰四三尺明三尺者四也大室方十四步於其中分爲五室正中土室正東木室正南火室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室各四步室之外各有餘地三尺於是東西度之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南北度之亦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是爲三四步四三尺古者六尺爲步四步者三三尺者四適合大室方十四步之數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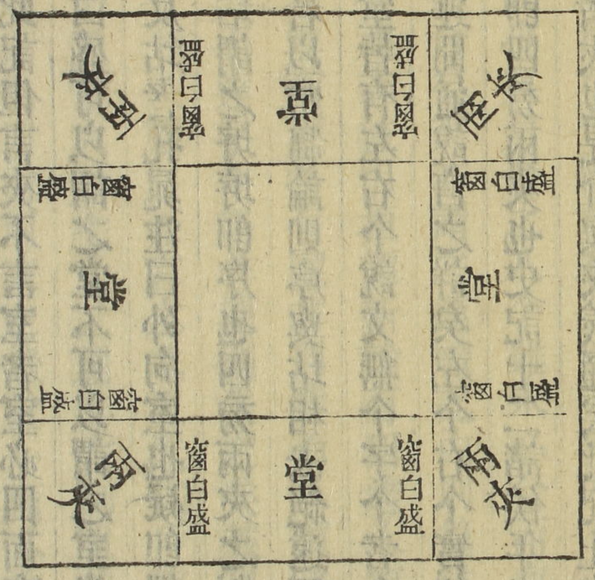
堂室既定然後其制可得而言焉堂必有棟棟必居中四堂則四棟可知四棟則內外各四宇可知青陽與總章爲東西兩下之屋明堂與元堂爲南北兩下之屋蓋亦如門堂之有內外雷矣爲圖如左



大室四面有墉墉皆有戶有牖故各就一面觀之皆前堂後室有戶有牖猶常制也其上面無棟宇而四堂之內廣皆注其中乃古中霤之遺象也於是其中五室各有棟宇以蔽風雨各有戶牖以受天陽木室戶牖東鄉金室戶牖西鄉其屋皆東西兩下火室戶牖南鄉水室戶牖北鄉其屋皆南北兩下葢室各視其堂也土室無堂而四堂皆其堂此土寄王四時之義也其於四堂將奚視董仲舒曰土者火之子也淮南子曰土壯於午然則土室亦視明堂戶牖宜南鄉屋宜南北兩下矣爲圖如左


房
房
房

樾謹按夾字絕句四旁者堂之四旁也堂基方二十八步而中央大室方十四步則堂之四旁各方七步此方七步者在東堂爲南在南堂爲西在西堂卽爲南在西堂爲北在北堂卽爲西在北堂爲東在東堂卽爲北是謂四旁兩夾以其夾於兩堂不可屬之於堂故爲窗白盛以隔之白盛者以蜃灰堊牆也爾雅釋山曰山如防者盛白盛之名蓋取此義卽周書作雒篇所謂山廧矣其上爲窗其下爲白盛若今窗上而牆下者然故曰窗白盛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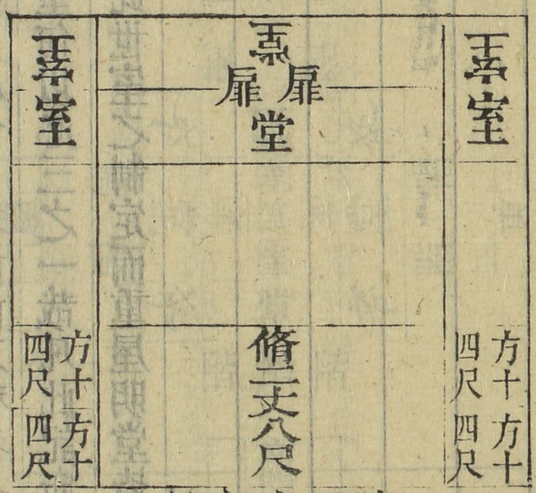


古制堂東西有牆謂之東序西序序外有室謂之夾室其制皆出於此此記但言夾不言室者室必四面有墉而此惟兩面有窻有白盛可以謂之堂不可以謂之室也然周書作雒篇有所謂反坫者孔晁注曰外向室也疑卽謂此矣故廣雅釋室曰反坫謂之垀垀卽序也四旁兩夾之制序外卽反坫故得通稱若以常制論則序與坫相去絶遠不可得而通矣據月令四堂皆有左右个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言之詳矣左个右个實卽左介右介而左介右介卽四旁兩夾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介與夾義通矣此記止言四旁兩夾而月令分之爲八个亦猶月令止言大廟大室而此記分之爲五室也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是說也與月令之八个雖未必合而與考工記之四旁兩夾則適合矣夾亦謂之達禮記內則篇注曰達夾室也而後漢書祭祀志注引桓譚新論有四達八窻之文四旁兩夾是卽四達其兩面各有窻非四達而八窻乎白虎通辟雍篇亦有是文而達字今誤作闥則失之矣彼以四達八窻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別而言之非以達爲戶窻爲牖也安得加門作闥乎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古制也四達八窻古制也是可刺取以爲四旁兩夾之證堂一面本廣二十八步除四旁兩夾則一堂之廣止十四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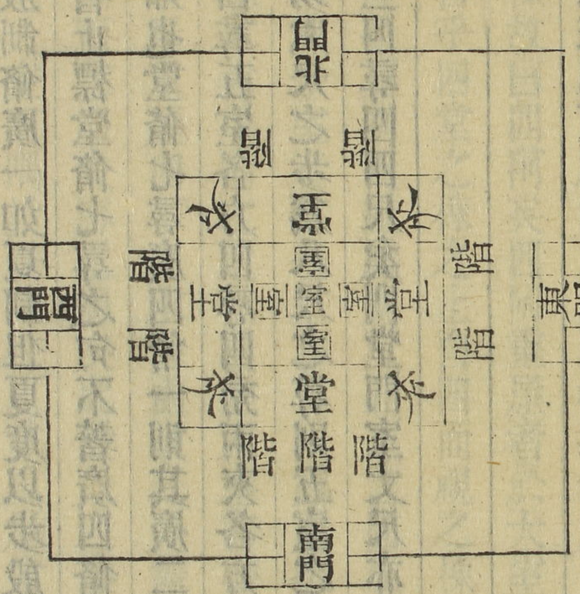
門堂三之二

樾謹按門堂者門基也門居正中其內其外皆謂之堂正堂脩七步廣十四步門堂三之二則脩二丈八尺廣五丈六尺室三之一

樾謹按門內外各有堂堂左右各有室堂取數於正堂則室亦取數於正室大室方十四步三分取一方二丈八尺以此方二丈八尺者分爲左右又分而內外之於是堂二而室四爲圖如左



合堂室之廣共八十四尺以步法六尺收之得十四步與正堂之廣適合聖人之制固無齟齬不齊者也不然門堂何以必三之二門室何以必三之一哉凡此記所載之數不可得而損益類如此世室之制定而重屋明堂皆可以此而推矣爲全圖如左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

㮚謹按殷制脩廣一如夏制但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此爲異耳故記者止標堂脩七尋之句不著廣四脩一之文蒙上而省從可知也堂脩七尋廣四脩一則其廣二十八尋中央大室方十四尋五室各方四尋四旁兩夾各方七尋其數皆與夏同惟易六尺之步爲八尺之尋則五室之外各有餘地四尺當曰三四尋四四尺矣門堂門室丈尺亦殊以可推知故不具說

堂崇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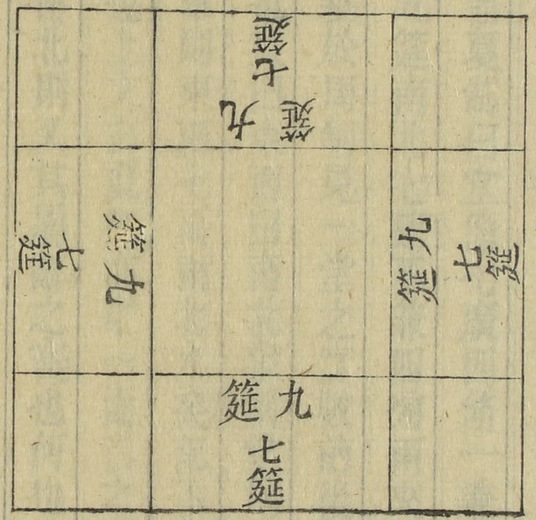
㮚謹按此兼明夏制也夏殷之異惟在變步爲尋而其數皆同故記文亦彼此互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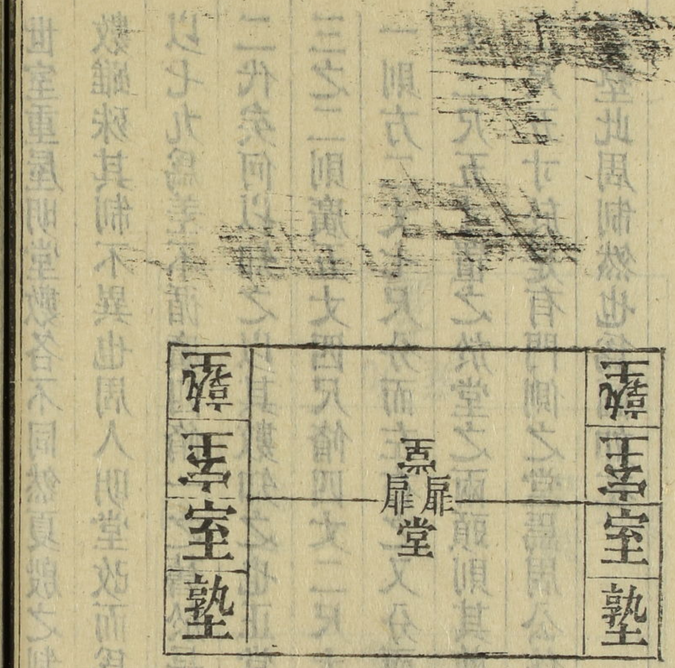
㮚謹按下文門阿之制注曰阿棟也然則四阿卽四棟也四堂各有棟故曰四阿矣四阿重屋者於大室之上爲重屋其四周覆冒乎四堂之棟之上自四面視之棟上又有屋是爲四阿重屋也夏制無重屋則以五室言固成爲室矣而以大室言若未成乎室者何也室非可以露處也且四堂內雷皆注大室雖本古中雷之遺然自堂入室亦憂雨水之霑濡殷人益以重屋重屋四下之水皆由堂之外雷以注於庭則大室之中無雨霑服失容之患矣此殷人之鑒於夏制而益加詳焉者也大室四隅設礎立柱以載重屋當自有制記人旣無明文故亦不敢輒爲之說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樾謹按上文言夏制曰堂脩七廣四脩一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此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不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於夏制見四堂之全基於周制見一堂之實數前後互見古人之文所以簡而備也其曰東西曰南北蒙明堂爲文耳在元堂亦然若青陽總章則東西七而南北九矣記不言者既以明堂標題從可知也上文言夏制亦舉一面言之然上文言脩廣而不言東西南北則又其屬辭之密也何也東西南北固蒙明堂爲文也記者之文豈有一字苟焉而已哉世室之制既定則明堂之制不待更說但明其數可矣四堂全基方二十三筵中央大室方九筵爲圖如左

世室重屋明堂數各不同然夏殷之制竝廣四而脩一則其數雖殊其制不異也周人明堂改而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以七九爲差不循廣四脩一之舊於是門堂門室始有異於二代矣何以知之以其數知之也正堂廣九筵脩七筵門堂三之二則廣五丈四尺脩四丈二尺大室方九筵門室三之一則方二丈七尺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內外之則每室方一丈三尺五寸置之於堂之兩頭則其前其後各有餘地一丈二尺五寸於是有門側之堂焉周公作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周制然也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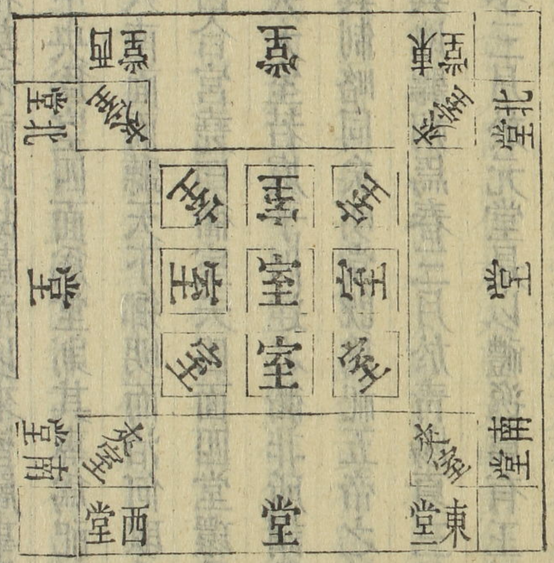


附九室十二堂考

大戴記說明堂有九室十二堂蓋秦漢之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三禮圖曰秦爲九室則九室始於秦明矣古大室四隅本有隙地秦於其地各置一室卽竝五室而九於是自一而視之皆中爲室左右爲房東南之室木室之南房火室之東房也西南之室火室之西房金室之南房也西北之室金室之北房水室之西房也東北之室水室之東房木室之北房也雖爲九室而於五室配五行之始意初不相背何也四隅之室名室而實房也說文戶部房室在旁也是房者在旁之室高誘注淮南子王逸注楚辭竝曰房室也房之與室義得相通故竝五室而稱九室矣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曰

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九室之數未見其理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凡此諸論皆由闇九室之名而不達九室之義且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何取乎古之九州而法之哉審知四隅之室卽爲左右之房自無疑乎此矣若夫十二堂者通四堂八个計之也个卽介也八个者八夾也於堂之四旁兩夾各置一室則皆後爲室前爲堂以室而言則四以堂而言則八矣是故東南夾室青陽明堂共之其東爲青陽右个其南爲明堂左个西南夾室明堂總章共之其南爲明堂右个其西爲總章左个西北夾室總章元堂共之其西爲總章右个其北爲元堂左个東北夾室元堂青陽共之其北爲元堂右个其東爲青陽左个於是青陽總章有中堂又有南北堂明堂元堂有中堂又有東西堂而十二堂之名從此始矣魏書袁翻傳引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或卽謂此乎秦人旣於大室四隅置室漢人又於堂之四旁兩夾置室亦事之相因者矣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卽九室也八達卽八个也房室達个古通稱耳準古廟寢之制室左右必有房堂左右必有夾室明堂旣四面周回是以室分而房合堂分而夾室合此其爲制非無思議然而三代世室重屋明堂之制皆無是焉禮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明堂所以事五帝尊嚴之地宜與常制有殊是故內

之有室而無房外之有堂而無夾室固非古制之闊疏矣茲詳考之俾學者無以秦漢之制當古制也附圖如左



樾既爲世室重屋明堂考乃申論其後曰粤惟上古五德代興徽號器械莫不視此故黃帝以來皆嚴事焉此明堂所自始也其制中央爲室四面爲堂則其專爲祀五帝而設可知矣不然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何取乎四面之堂哉世傳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夫四面四堂環乎大室非所謂合宮乎中央大室若處乎四達之衢非所謂衢室乎然則自上古迄周其制略同矣明堂既爲祀五帝之地故每月之朔天子卽於其地聽朔焉春三月於青陽夏三月於明堂秋三月於總章冬三月於元堂是以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鄭康成引以注月令此建立明堂之本意百王通行之典禮也周制祀天於南郊以后稷配祀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

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竝其事也周書明堂篇載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此則禮以義起乃有周一代之大事而非有周一代之常法蓋以成王幼弱四方未靖懼天下諸侯或有疑貳故旣定宗祀文王之大典卽於其地爲位以朝諸侯欲天下思文王之德而歸心周室也其曰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然則所用者止明堂之一面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其東青陽其西總章其北元堂皆無取焉明年而周公歸政則此禮亦不復舉矣然而有周一代以爲美談周之史臣旣備載其位而魯之儒者又增益爲明堂位篇明堂之名於是特著故夏曰

世室舉中以見外殷曰重屋舉上以見下而周曰明堂則獨舉南之一面以包其三面其義在此也明堂之名既著故周人於制度之大者皆取法於明堂而亦皆有明堂之名於是有宗廟之明堂有路寢之明堂有辟雍之明堂有方岳之明堂豈其制皆如前所圖歟曰非然也明堂者其南面一堂之名也以南面一堂之名名之則亦南鄉可知也其取法於明堂者準其修廣之數也賈公彥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北九雉室居二雉雖變筵爲雉而其數則同凡所稱與明堂同制者胥視此矣周室既衰諸侯去籍明堂之制言人人殊大略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則皆秦漢法程難言古典九室十二堂其說具前今且以戶牖言之大室所以四面有戶牖者正以四面皆堂耳說文曰室實也二筵之室才一丈八尺而四面各設一戶二牖麗廔閶明內外迴達是爲樓觀之形非復室實之義此之虛罔昭然可知是故言明堂者當以考工記爲主古之工師識其遺言高曾規矩於焉可見非如禮家掇拾於煨燼之餘也然其文辭簡古前後互見章句之儒莫能通曉樾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一字之衍而三代制度燦然復明於記文八十一字無一字齟齬明堂之制定於斯矣鄭康成注三禮最號淹通而於凡記抑何疏闊其謬誤之處蓋非一端輒援鄭駁異義之例駁而正之匪曰好辯亦惟求是

廣四脩一注曰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

廣十七步半檐謹按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曰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檐謹按前堂後室乃堂室之定制也而鄭謂堂上爲五室其謬一矣葢文類聚卷三十八引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五行之正位三代之所同未有能易者也而鄭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其謬二矣下文言周制曰凡室二筵不言脩廣是室脩廣如一也而鄭謂四三尺以益廣其謬三矣且如鄭注則一室四室必當分別言之不然則與周制之五室如一者矣別焉卽謂古人語簡不屑屑分別亦當云三四步三四尺方見以三尺益三步四尺益四步之義乃步言三四尺言四三必顛倒其文何義乎不於此深求其義而臆決焉其謬四矣

四旁兩夾窻注曰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檐謹按古言戶牖不言窻戶窻之與牖義葢有別愚嘗有窻牖辯其略曰窻與窗同古文作囪小篆作囱觀其形知其制略葢以木縱橫

爲木版亦從片臉爲築牆短版亦從片然則牖葢以版爲之可闢可閉者也鄭君以窻爲牖無乃疏歟且四戶八牖非古制也義已具前故不復說

門堂三之二注曰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樓謹按鄭君誤以堂脩七爲假設之數於是正堂之制失而門堂之制亦失今既訂正可弗論矣惟以門堂爲門側之堂則亦非也若門側有堂而門中無堂則爾雅直曰門堂謂之塾可矣何必別之曰門側之堂哉且夫門側有堂周制也夏殷所不得而有也鄭失其數難與語此

室三之一注曰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樓謹按兩室各居一分則於門堂占三分之二何云三之一乎且門堂既取數於正堂則門室亦必取數於正室安得郎於門堂取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注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樓謹按殷制一如夏制鄭不達夏制因不達殷制而以周制說之此大誤也周制尚在下文何得逆探爲說乎

四阿注曰若今四注屋樓謹按此當連下重屋爲文謂於四棟之上作重屋也爾雅曰偏高阿巨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棟宇通有阿稱儀禮當阿以宇言也此記四阿以棟言也說詳儀禮鄭斷四阿二字爲句而訓爲四注屋夫四阿則四注可知鄭君此注於義無違然學者因此

便謂四注之屋始自殷人夏后氏世室尚是兩下屋則大不然矣既爲四面之堂豈得爲兩下之屋所以有夏屋兩下之說者蓋後世廟寢皆爲四注屋夏后以前廟寢之屋惟南北兩下是以傳於此名也若夫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實其東堂西堂東西兩下其南堂北堂南北兩下合而爲四注之屋是其四注也實則皆兩下也古者無可減後世無可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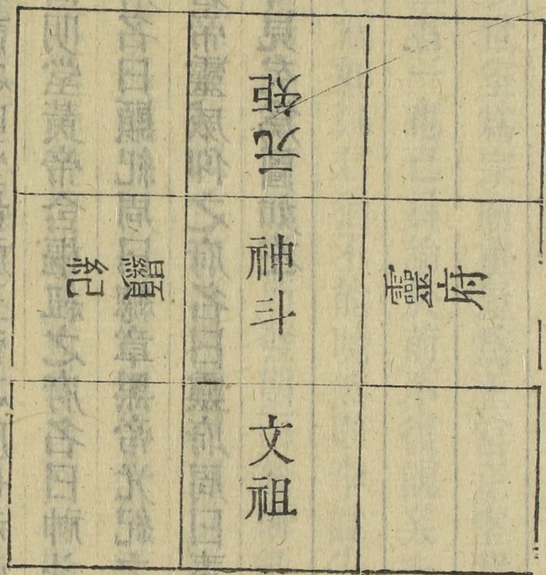
重屋注曰複笮也樾謹按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亦稱重橑徐鍇說文繫傳於橑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橑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橑此說重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棼複屋棟也重屋複屋不可混而一之周書作雒篇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隋書牛宏傳引服虔說曰大廟大室之上屋也此皆經師舊說足可依據

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樾謹按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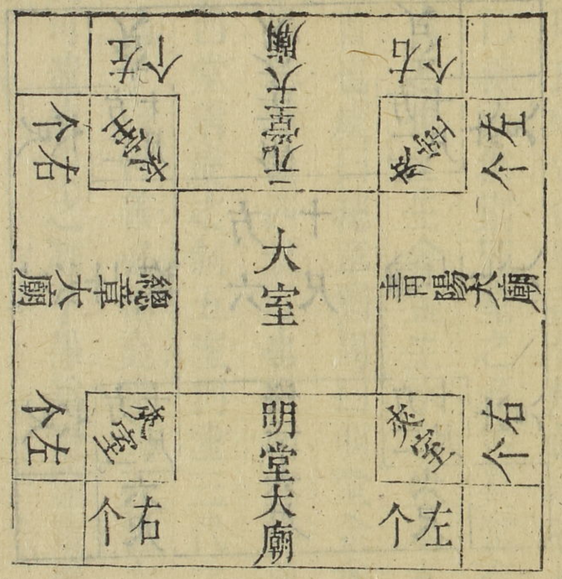
茨蓋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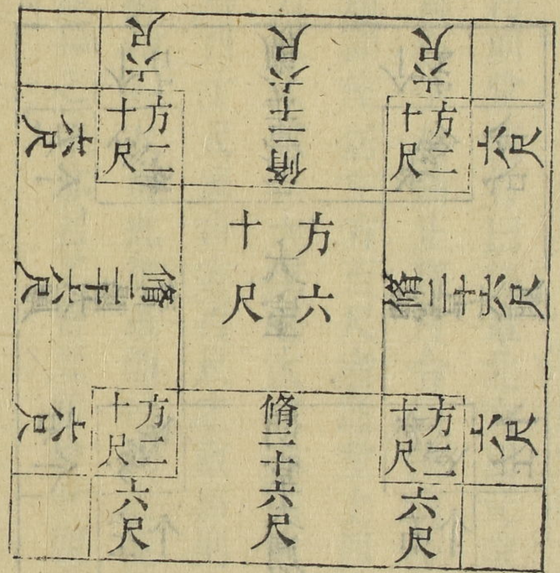
鄭注又以世室爲宗廟重屋爲王宮正室明堂爲明政教之堂不知三者一也已具論於前不復說矣夫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雖大儒如鄭君猶不能曉然則李謐牛宏之議又何譏焉近代學者覃思古義多所發明而於斯制實猶未得此世室重屋明堂考所以作也雖然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制也吾論三代之制而下及秦漢者何也秦漢之制亦從三代出也然則三代其遂無所出乎蓋必出於唐虞可知矣唐虞久遠工師失傳故考工記不載其制乃文祖之名見於堯典鄭康成謂若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周曰明堂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大室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周曰總章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周曰玄堂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然則唐虞之制亦略可見矣爲圖如左

土居中央有室無堂以木火金水四堂爲堂明土於五行最尊不自任部職也木火金水居四方有堂無室皆以土室爲室明土最大能包含物也唐虞之制豈後世所及哉且脩廣之數雖無得而言然後世五室如一則唐虞五府亦必如一矣夏后氏以五帝宜各有室乃斥大其中央之室而置五室焉因改天府之名而曰世室自夏迄周五室四堂遂爲定制莫之易也秦漢以降宏規大起增五室爲九室分四堂爲十二堂其於古制去之彌遠矣月令所說止有大廟大室而無五室之別或猶唐虞之遺制乎然四堂各有左右个又近乎十二堂矣月令本出呂不韋意者呂氏廣集賓客作爲此書固欲自成一代之制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周書明堂篇



止記周公明堂之位而太平御覽事文類聚載其逸文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个右爲左个右爲右个其制正與月令同夫有左右个則必有四維之室矣所謂室居中方百尺者通堂上四維之室言之也所謂室中方六十尺者大室也大室方六十尺四維之室各方二十尺爲四十尺適合方百尺之數然則大廟脩二十六尺左右个各脩六尺矣此制或卽呂氏之徒所定而後人載之周書明堂篇之末亦若王會篇載伊尹朝獻歟附圖如左





呂氏之說雖不足據然而五府遺意猶有存焉其青陽總章諸名亦未知所自始帝命驗謂皆周制非也隋書牛宏傳稱堯曰五府舜曰總章然則四堂之名古矣堂有四而舉總章者自大室而言之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是故總章者四堂之首也虞曰總章猶周曰明堂金爲土之子而火爲土之母故以總章統四堂可也以明堂統四堂亦可也要而論之一室四堂唐虞之制五室四堂三代之制九室十二堂秦漢之制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夫五性本於五行然則言明堂者其可遺唐虞之制乎愚爲世室重屋明堂考而以五府終焉觀止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五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六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五　德清俞樾蔭甫著

儀禮一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　士冠禮

樾謹按敖繼公集說曰執筴當作執筮上云筮與席下云徹筮席以上下文徵之則此筴字乃傳寫誤也又特牲少牢禮皆云執筮益可見矣阮氏校勘記斥爲臆說今按敖說固多不足據然此文執筴之當作執筮則特牲少牢兩篇塙有明證禮記月令篇少儀篇鄭注竝曰筴著也若此文是筴字則亦必有注以其無注知其所據本作執筮不作執筴也筮筴形似又涉注文云韇藏筴之器因而致誤宜從敖說訂正至

注文藏筴之器乃鄭君自釋藏字之義不必因經文言筴亦
順之曰藏筴之器也朱子經傳通解改筴爲筴則又非鄭君
之舊矣

主人戒賓

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
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賈公
彥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
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按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
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少牢未筮
尸之前已有將以爲尸之人則冠禮未筮賓之前亦有將以
爲賓之人不得以戒賓爲戒眾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
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兼指眾賓無是
理也下文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
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眾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
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知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
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
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經
但言其不改者耳

樾謹按王氏之說非也禮本人情古今不異凡所以爲尸者
於祭者子行也先戒之而後筮之不吉改筮於事無嫌若賓
則異姓之人於主人爲僚友先已戒之不吉而又改之狐埋

狐揩無乃非人情乎使古禮果有此無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笑孫子矣王氏又引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戒正賓爲證此不然也鄉飲酒鄉射皆不筮賓則戒賓之時賓已定矣故所戒者專在正賓冠禮筮賓則戒賓之時賓猶未定也故所戒者溥及眾賓安得揜而一之乎是故主人戒賓當從舊說爲廣戒僚友至下文前期三日筮賓則卽所戒之人而枚筮之擇其吉者一人以爲賓也若亦如筮尸之例未筮之前先有欲以爲賓之人然則經文亦當曰若不吉則改筮賓矣何以無文乎蓋彼之筮尸就一人而筮之也故有改筮之文此之筮賓卽所戒之眾人而枚筮之也筮甲不吉則筮乙筮乙不吉則筮丙本非一筮故亦不言改也觀筮賓筮尸之不同知戒賓戒尸之有異矣戒賓之時尚未知誰爲正賓及筮得其人而遂宿之則正賓定矣其餘諸人或不盡來其來者皆以爲贊下文曰贊者皆與注曰贊者眾賓也疏曰鄭知贊者眾賓者以其下別言贊冠者明上文贊者是眾賓也此冠禮有眾賓之明證王氏謂下文絕無言眾賓者豈以注義爲非乎然贊者與贊冠者經文固別而言之將以此贊者爲何許人乎王氏讀書致爲精審乃有此千慮之失故詳辨之勿使後人因此病古禮之不近人情也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注曰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疏曰知與主人贊竝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主人贊爲序

樾謹按自此文以前所言贊者皆賓之贊也下文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始別言主人之贊者則此文止言賓贊明矣鄭以經言南上明非一人故兼主人贊言之其實非也贊冠者雖止一人而贊者則非止一人下文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別而言之是其證也西面南上乃贊冠者與贊者竝立之序非與主人贊爲序也蓋贊者執勞役之事一人或不暇給故必有餘人助之如緇布冠缺項以下凡六物櫛又一物皆須贊者奠之一人往反不太勞乎故有贊冠者一人必有贊者一二人也然則經何以不明言其數也曰贊者卽衆賓也其多寡有無不可定也若竟無之則亦缺之矣此經文所以不言其數而但以南上之文見之也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注曰揖讓皆壹者降於初

樾謹按上文三揖至於階三讓注曰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此三揖之節也此所言者賓盥之事據上文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又據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是設洗之處正與碑東西相直盥卒之一揖卽當碑之一揖也其餘二揖無所施矣然則壹揖壹讓乃是事所宜然非故爲降殺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記

注曰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

按此注今本脫據阮氏校勘記補

樾謹按注中階字衍文也上文行三加之禮皆在東序少北不在阼階此所謂阼者卽是東序葢阼之言酢也上文鄭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是阼階之阼其字本當爲酢取答酢賓客之義因而東序與阼階相値亦得謂之阼禮記內則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是也自變其字從自作阼於是阼之義專屬於階而東序之爲阼不著矣禮記檀弓篇曰大斂在阼阼亦東序也喪大記曰君將大斂于弁絰卽位于序端與冠禮主人升立於序端其義一律子冠于東序而父位于序端父斂于東序而子位于序端此古人制禮之意可比例而見者也後人不知東序之爲阼而誤以爲阼階故于此注加入階字耳禮記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鄭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足知此注階字之衍矣上文庶子冠于房外注曰不於阼階非代也此階字亦衍文也夫庶子之冠尙得在堂上豈適子之冠反不得在堂上而在階上乎適子庶子之冠其地雖異而實不甚相遠皆在房之外序之內士昏禮曰席于阼舅卽席此卽適子冠處也又曰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此卽庶子冠處也上文說孤子冠事曰禮於阼葢父在則父爲主故禮之於客位父不在則冠者卽爲主人不得以客位自處故禮於東序主人之位自阼字之義不明而禮意全失矣疏言周與夏殷孤子司冠於阼階禮之於客位夫經明言禮於阼而疏乃言禮之於客位何其踳歟

主人筵于戶西士昏禮

注曰戶西者尊處疏曰以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尊處也必以西爲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也

檻謹按凡室之制戶左而牖右戶之西卽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也葢設筵之地當堂之正中疏因經文西字而以地道尚右爲說失之迂曲矣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

檻謹按鄭訓阿爲棟甚爲違失下文云授于楹閒豈有致命之時已深入當棟而授鴈之時復卻行至楹閒者乎非其埋矣阿者葢卽屋宇也當阿而拜示謙也拜已少進授鴈于楹閒示親親也今文作庪疏謂楣前接檐爲庪是今古文之義亦不甚相違若從鄭注訓阿爲棟棟之於庪則相去絕遠矣近世學者頗知鄭義之非惟阿字未有塙義今按阿者棟宇之通稱考工記匠人職曰四阿重屋言於四棟爲重屋也是棟稱阿也此經曰當阿言當屋宇之下也是宇稱阿也爾雅釋丘曰偏高阿丘釋名釋丘曰阿何也如人儋何物一邊高也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自棟至宇皆得謂之阿爾雅釋地大陵曰阿釋名釋山曰陵隆也體隆高也以其隆高而得阿名此棟稱阿之義也文選思元賦流目眺夫衡阿兮舊注曰阿山下也山下曰阿此宇稱阿之義也

予虛賦曰順阿而下是故阿之稱得通乎上下矣或疑棟之與宇異地異名而同謂之阿似乎無別然說文瓦部甍屋棟

也而廣雅釋室又曰甍謂之甒甒卽雷字楚辭大招觀絕雷只王逸注曰雷屋宇也夫棟與宇竝謂之甍何不可竝謂之阿乎以其狀自上而下則皆曰阿可也以其用在乎蒙覆則皆曰甍可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猶援廟桷動於甍杜注曰甍屋棟程氏易疇通藝錄曰大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於極也此說足正杜注之誤杜以動甍爲動棟猶鄭以當阿爲當棟皆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矣

婦車亦如之有裧

注曰裧車裳幃

樾謹按裧者車裳幃之緣也禮記襍記篇其輔有裧縮布裳帷注曰裧謂襜甲邊絲裳帷圍棺者也卽其證矣古字本當作簷說文龜部簷龜甲邊也衣裳之有緣猶龜甲之有邊故卽以簷名之因變其字從衣下文純衣纁裧是也又變從幷聲者爲從炎聲此文有裧是也注但以車裳幃說之未得其義

設黍于腊北

樾謹按腊字疑豚字之誤婦席之前葙醢二豆在南醬一豆在北葙醢二豆之前設豚魚二俎醬之前設黍稷兩敦然則黍正在豚北明矣腊爲特俎設于豚魚二俎之南與黍相隔言設黍者當據豚言北不當據腊言北也又按上文云腊特于俎北者此俎止謂魚俎不兼謂豚俎猶俎入設于豆東止

謂菹醢兩豆不兼謂醬豆皆據後設者言之也如此則稷與
魚腊三者爲一列腊與稷值不與黍值腊北之當爲豚北更
可知矣

於是與始飯之錯

注曰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疏曰舅姑爲餘
始不爲餕始俗本云與始餕之錯者誤也

檡謹按以始飯目舅姑甚爲不辭疑飯字實當作餕始餕之
三字連讀上文曰婦徹于房中媵御餕此卽所謂始餕之也
其時蓋御餕舅餘媵餕姑餘及姑酳之後乃終餕之於是改
而爲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是終餕之與始餕之相錯也故曰
於是與始餕之錯鄭君所據本作始飯之卽從而爲之說而
古本流傳尚有作餕者後人以其與鄭義不合反斥爲俗本
矣

妥而後傳言 士相見禮

注曰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

檡謹按傳言者相傳而言也見於君者或非一人必待前人
言訖後人乃接續而言不相僭越也鄭注似未得其義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

檡謹按不字衍文也當作君無爲興臣敢辭涉下文君若降
送之則不敢顧辭因而致誤觀下文鄭注曰辭君興而不敢
辭其降於己太崇不敢當也明是下句言不敢上句言敢當
據以訂正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艸茅之臣

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

樾謹按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曰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鄭義殊有未安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然未仕而家居者其見于君則亦庶人而已矣安得別之曰宅者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當從今文作託蓋羈旅之人託于此國者然經文先言士大夫次言宅者次言庶人次言他國之人則宅者自是本國之人若是寄託此國者其文當次他國之人之下不當次士大夫之下也以上諸說疑皆未得今按尚書顧命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字亦作宅是宅有卻義也此文宅者之宅亦當訓卻實則爲斥之叚字宅從乇聲與斥聲相近周易解彖傳百果草本皆甲坼鄭本作甲宅即其例也文選思元賦斥西施而弗御兮注曰斥卻也宅與斥通故亦有卻義宅者蓋舊爲士大夫有過斥退者不敢自同于士大夫而亦不得自同于庶人故即其在邦在野異爲之稱以別之經文次士大夫之下庶人之上正其所也宅託異文猶宅咤異文止取乇聲故無定字必泥其字以求之則失之矣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鄉飲酒禮

注曰楣前梁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楣秦名屋檐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據此則楣卽檐也廣雅釋室曰楣檐梠梠也釋名釋宮室曰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其文卽次梠下竝古人謂檐爲楣之證爾雅釋宮楣謂之梁據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是爾雅楣字乃楣字之誤釋文兩存其字曰楣忘悲反或作楣忘報反實則楣是而楣非也五架之屋棟南一架爲前楣棟北一架爲後楣棟之言中也謂正中也楣之言冒也謂覆冒也門樞之有楣卽依此而名之其制大小不同其爲橫梁一也自爾雅誤楣爲楣而學者遂不知楣楣之有辨矣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

注曰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疏曰云繚猶紾也者弗繚卽弗紾一也云大夫以上威儀多者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

按周禮太祝注曰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繚而疏乃以爲繚祭失之甚矣由未解

樾謹按經文明言弗繚而言右絕末以祭注中垂字之義故也垂紾之者言垂欲紾之是弗紾也鄉飲酒參用大夫士禮故記云磬階閒縮語注曰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是其證也大夫禮當繚祭士禮當絕祭故卻左手執本示將紾之而右手卽絕其末也注義簡

古疏未能達近人或欲刪經文弗字誤矣

介揖讓升授主人酌于兩楹之閒

注曰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楹謹按兩楹之閒乃東西正中之地上文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是設尊之處不當正中與兩楹閒初不相直鄭以爲就尊南授之非也今按兩楹閒者賓席之前也賓席在戶牖閒其前卽兩楹閒矣酒者賓主共之介不敢有其酒故授爵于賓席之前見因賓而有也注尙未得其旨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疏曰按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彼此同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

楹謹按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以是推之此文不言由楹內者所謂堂則由楹外也彼文言由楹內者所謂序則鉤楹內也其制不同故行禮之節亦有別疏說失之

公如大夫入

注曰如讀若今之若疏曰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

楹謹按如疏義則作公若大夫可也作公如大夫亦可也鄭君何爲不以本字讀之而必讀之爲若乎然則疏義非注義矣今按若猶或也古人之辭凡不定者以若言之士昏禮若衣若裳是也急言之則曰某若某燕禮幕用綌若錫是也公若大夫謂若公若大夫不定之辭經文作如字者如與若同

義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
如亦猶或也鄭必讀如爲若者取其義益顯耳不謂疏家之
猶未達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記
注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疏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
上統於遵也

阮氏校勘記曰遵閩本通解俱作賓
樾謹按大夫卽是遵乃云統於遵義不可通故後人臆改爲
賓其實非也遵乃尊字之誤尊在房戶之間無諸公則大夫
卽席於尊東南面西上故曰統於尊也統於尊與上文注言
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文義一例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於
尊東注曰尊東卽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然則此
疏卽用彼注之文耳尊誤爲遵其義遂失矣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鄉射禮
注曰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疏曰乏參侯道
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謂在侯西北邪向
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
地十丈也云西五步者據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卽三丈也
樾謹按黨之訓旁古訓未聞且注文言去侯北十丈不言去
侯旁十丈也疏說殆非注意矣今按黨猶所也文十三年公
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
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竝古人謂所爲黨

之證居侯黨之一謂在侯所之一分也不直曰乏居侯道參之一而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蓋但曰參之一則有近侯之一分又有堂之一分將近堂乎抑近侯乎於文未明故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於是南北之度可得而定矣然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曰西五步也經文既委曲詳盡注文亦簡而明但以未釋黨字之義疏家遂不達其旨矣王氏經義述聞訓黨爲所與愚說合然欲移經文之一兩字於侯道之下則又大謬使經文但曰乏參侯道之一則此乏去侯北十丈爲廿丈皆不可知鄭君何能臆決之曰去侯北十丈乎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注曰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

樾謹按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乃入先言賓若有遵者乃言諸公大夫明諸公大夫皆遵也此文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先言大夫乃言若有遵者明大夫不皆是遵也蓋此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射禮也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注主人戒賓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疏曰謂大夫夾臨禮之時

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賓也乃經文竝不言鄉大夫來臨禮其位在何處又不言行禮之節蓋皆於大夫中包之矣注文所謂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士字疑衍文蓋謂大夫爲遵者是鄉人鄉大夫來臨禮者非鄉人而其禮皆同也賈氏作疏時已衍士字於是不得其說

無射獲無獵獲

注曰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旁疏曰云射獲謂矢中人也者人謂獲者亦以事名云獵矢從旁者謂從乏旁也

樾謹按大射儀亦有此文注曰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爲獵義與此同實非經旨也鄭君之意以獲爲獲者故戒射者無令矢及之然則無獵獲又何義乎且乏在侯道西五步中乏卽是從旁於義似複矣今按此二句當讀云無射逗獲句無獵逗獲句謂無射則獲無獵則獲也下文獲者坐而獲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此獲字之義也無射之射當讀爲仰者謝之謝爾雅釋魚曰鼈俯者靈仰者謝釋文曰謝衆家本作射盍古字通也無射者戒其矢從上也無獵者戒其矢從旁也大射儀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揚卽此所謂射也方卽此所謂獵也矢或從上或從旁雖中不言獲故曰無射獲無獵獲也下文言三耦弟二番射事曰不貫不釋注曰不中正不釋算也言弟三番射事曰不鼓不釋注曰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觀彼文而此文之義益明矣弟一番不釋獲故言獲不言釋耳其不曰

射者不獲獵者不獲而曰無射獲無獵獲以其始射意在誘勸之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注曰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疏曰上云榭則鉤楹內謂射於榭者也堂則由楹外謂射於庠者也今袒決遂則言堂東西見在庠也在榭亦然釋弓說決拾則言序東西則榭也在庠亦然故曰序東西周公省文欲兩見之也

檛謹按榭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以有楹內楹外之分故必兩見之若此文則堂榭一也又何兩見之有鄭注非也今按大士喪禮襲絰于序東注謂東夾前疏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主人卽位踊訖而去襲絰于序東謂鄉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禮記奔喪篇亦云襲絰于序東正義曰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然則此經賓序西主人序東亦謂堂下當序牆之西當序牆之東耳上經云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所云西序及東序東亦謂堂下之地與序牆相值者而此文之義益明矣

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注曰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疏曰知於是司馬北

面者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按下文司射獻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

樾謹按上文司馬西面拜送爵以後更不見司馬字鄭何知此時司馬北面乎若據下文司射之位爲說則大不然下文云司射北面拜送爵是送爵之時司射北面及釋獲者飲司射仍北面是司射不易處也司射不易處司馬宜亦不易處然則此時司馬仍西面可知矣葢獲者東面與司馬西面相對也釋獲者北面與司射北面相竝也一取相對一取相竝事各不同鄭君此說本誤疏從而爲之辭胥失之矣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記

注曰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疏曰鄉飲酒貢士法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有大夫來不易去之以其賓擬貢故也

樾謹按疏意以大夫即是來爲遵者此大謬矣大夫來爲遵者其來與否不可知且必待一人舉觶而後入自此以前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賓賓之尊久定矣豈有大夫來而更易一賓之理乎今按此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所謂遵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禮鄭目錄所謂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者也說詳上文大夫若有遵者下此記言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謂鄉大夫來臨此禮也鄉飲酒禮鄉大夫爲主人故不嫌以處士爲賓主人不自尊也鄉射之禮州長爲主人不敢以無爵命之處士加於

鄉大夫之上故大夫與則必以公士爲賓也鄉大夫來臨此
射禮與否主人未戒賓之先已定則賓之或用公士或用處
士主人戒賓之時已定矣豈因有無不定之遵者而輒易其
至尊之賓乎
西序之席北上
疏曰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若然
此鄉射上設席雖不言衆賓之數上文云三拜衆賓鄭云三
拜示徧也則衆賓亦三人矣而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
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於賓也
樾謹按賓席無可移易之理疏說非也西序所以設席者蓋
以有諸公則大夫席於東序鄉飲酒記曰若有諸公則大夫

於主人之北西面是也於是三賓之席亦移于西序以配之
耳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畫以鹿豕
注曰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
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
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麋
虎豹麋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
樾謹按虎豹麋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則熊侯麋侯皆皮侯
也周官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
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鄉射之禮祠於大

射故天子降而用諸侯之熊侯諸侯降而用卿大夫之麋侯於是大夫不得用皮侯降而用獸侯矣其說詳後鄭君因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而考工記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王燕射用獸侯故謂天子諸侯鄉射亦用獸侯不知所謂如鄉射之禮者如其禮非必如其侯也此記專言鄉射之事而云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則天子諸侯鄉射之用皮侯塙有明證安得以周禮之熊侯麋侯爲皮侯而此記之熊侯麋侯爲獸侯也

凡畫者丹質

注曰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樾謹按凡畫者丹質卽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而言欲明丹質之義當先明質字之義質之名因皮侯而起鄭君注周禮司裘曰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皮侯者以布爲質以皮爲飾也所飾止在四側則侯中無飾之處其質見矣是故熊侯白質者以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白塗其質也麋侯赤質者以麋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赤塗其質也此皆周人尚文之意相沿既久而侯中遂專有質名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所謂質者以侯中言也至鄭司農注周禮司裘云方十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又從侯中而極言之愈失其初意矣獸侯不用皮爲飾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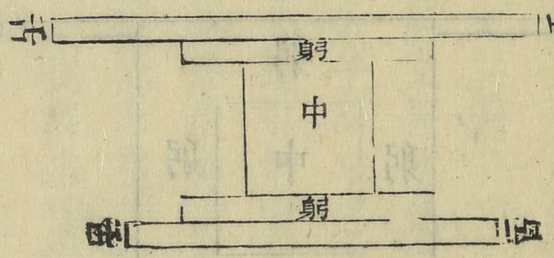
止自白布故有布侯者別以皮侯而言之也然侯中仍以丹塗其質非特爲觀美而已所以表其爲侯中也考工記曰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曰謂侯中也是皮侯棲鵠之處居侯中三分之一然則獸侯畫獸之處亦當居侯中三分之一是故侯中以丹塗其質所以表其爲侯中凡畫虎豹畫鹿豕皆於是取節焉記曰凡畫者丹質明大夫與士同也鄭君誤謂鄉射當用采侯二正故所說皆非是梓人文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不云張五采之侯則以鄉射也鄭何據而知鄉射之必用采侯乎大夫士之用獸侯者誤以爲用采侯於是天子諸侯之用皮侯者誤以爲用獸侯而鄉射記之明文轉爲注義所晦矣

倍中以爲鵠

注曰鵠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疏曰身謂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故鄭云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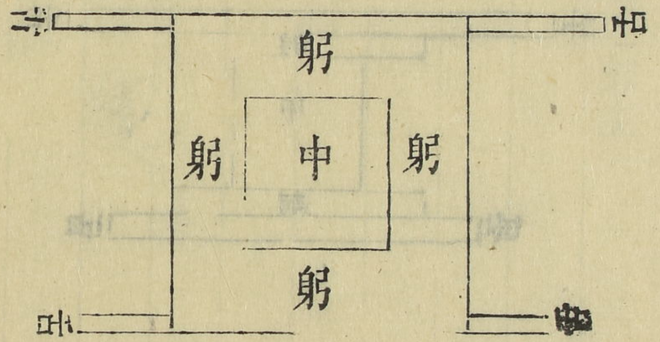
樾謹按侯以中爲主故記文先言中後言鵠其實有鵠而後有中也中者鵠之中也中方十尺則其鵠方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鵠也於是其上有左右舌舌出於鵠各十尺並其屬於鵠者而計之則四十尺所謂倍鵠以爲左右舌也其下亦有左右舌舌出於鵠各五尺所謂下舌半下舌也鄭君未得倍中爲鵠之義故所說侯制非是若依鄭說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則每幅止二尺而其長至二丈無乃大狹而長乎中方十尺而其身狹長如此不相稱矣且如此則

舊圖



躬之廣出中外者卽可爲左右舌何必更倍躬以爲舌乎今訂定侯制爲圖明之如左

今圖



楅髼橫而奉之

阮氏校勘記曰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

樾謹按橫而奉之於文甚明且與下句南面坐而奠之文義相貫唐石經作拳朱子謂字之誤是也陸氏所據亦誤故音灌大射儀司射適次疏引鄉射記曰設楅橫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是賈公彥所據本正作奉不作拳也奉字易曉故鄭無注疏亦不及焉若是拳字則不容無說矣近世學者好古而不知所裁輒從誤本作拳恐非經文之舊當據大射儀疏正之

若命長致 燕禮

注曰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

樾謹按注所說非經意也盖脫屨升坐以前公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此一定之節也三舉旅則止須三觶而賸爵者皆二大夫兩次賸爵則有四觶是多一觶矣是以周公制禮有皆致又有長致皆致者二大夫序進奠觶長致者長者一人升奠觶也如此則兩次賸爵適得三觶矣在制禮之意止欲其適得三觶初無他義故或兄弟一次長致而弟二次皆致或弟一次長致而弟二次皆致皆無不可上文曰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明其可以長致也此文曰請致者若命長致明其可以皆致也此經文互見之義也且上文以皆致言則有二觶在薦南已行一觶尚有一觶乃小臣必於此時請賸爵者正以皆致長致無一定也禮意以推闡而愈見矣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

注曰言由楹內者以其立于堂廉也疏曰言由楹內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

樾謹按鄉飲及鄉射禮其席工之處均與此同彼止云樂正告于賓不言由楹內此所以必由楹內者以燕禮或有諸公之席在阼階西北面樂正若由楹外則必由諸公席前其地迫促故由楹內也疏謂樂正與工俱在堂廉楹南無過處此大不然工止四人耳何遽無過處乎鄉飲與鄉射何以又得過乎

鼖倚於頌磬西紘大射儀鼖倚於頌磬西倚於紘也

注曰紘編磬繩也設鼖倚於頌磬西紘猶上文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也鄭解紘爲編磬繩未得其義紘者所以維鼖之兩耳也周禮小師注曰鼖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其說鼖之制視此注加詳鼖有兩耳必用繩繫之所謂紘也西紘者言其倚于頌磬東面也倚於頌磬東面則紘垂向西若倚于西面紘必垂向東矣故經言西紘所以明其倚在磬東也鄭誤解紘字故不得其旨若如鄭義則當云鼖設於頌磬西倚于紘其文方明安得但云鼖倚於頌磬西紘乎

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

注曰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曰知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者以其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然則此經工人士梓人司宮皆升自北階亦由堂東可知安見其位必在北堂下乎疏謂南方不見有位此亦非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三者皆士也上文云士西方東面北上則此三者已包其中矣何言無位乎至司宮一官燕禮注曰司宮天子曰小宰此說殊誤小宰爲卿之貳豈宜設尊設筵及執燭掃所畫物爲諸勞辱之事乎公食大

夫禮注曰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可正燕禮注之誤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已辨之矣

中離維綱

注曰離猶過也獵也

樾謹按離讀爲麗宣十二年左傳射麋麗龜杜注曰麗著也中麗維綱謂或著維或著綱也離麗古通用字如鄭注轉涉迂曲矣

揚觸梱復

注曰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矣也梱復爲矢至矣不著而還復復反也

樾謹按注疏均未說梱字之義梱當讀梱孟子滕文公篇梱

屨趙注曰梱猶叩掠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然則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矣故叩之也然則揚觸者復也說文無梱字葢古字止作梱耳

司馬升命去矣如初還右乃降

注曰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

樾謹按司馬立于物間而命去矣則本在下射之右又出其南而還其後則從下射東南而至東北又從其東北而西南適階明矣是還下射之左非還下射之右也乃云還君之右義不可通當從今文作右還右還者不還君也葢司馬升自西階由上射之後東南面立于物間命去矣訖卽右還而西

北面仍從上射之後降階也經文曰司馬升命去侯如初升如初則降不如初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君尊故變於常人以示敬也且上文言上射下射皆履物合足而俟然後司馬升堂命去侯至此文則實爲上射先待於物北司馬卽升堂命去侯司馬降釋弓反位之後始云公就物然則司馬命去侯時公尚在阼階上未及物也司馬豈得還君之右乎亦可知注義之疏矣

壹發中三侯皆獲

注曰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曰卿大夫主射參侯士主射豻侯其中或揚觸容中別侯皆與釋

撝謹按鄭意蓋以經有壹發二字故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謂壹發而中三侯也疏家未得其旨然壹發中三侯實非事之所有疑鄭注亦非經意也今按壹發二字當自爲句蓋上文每射必發四矢至此文公命復射則曰盱君勤矣雖云欲者射不欲者止然制禮者豈能逆料人之不欲而爲之制乎是故正射發乘矢復射則止發一矢所以使人人得射也又以射止壹發恐不中者多故曰中三侯皆獲所以寬假之使易中也聖人之禮委曲詳盡如此禮本人情於此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六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羣經平議十六 德清俞樾蔭甫著

儀禮二

上介出請入告 聘禮

注曰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釋文曰者與音餘

樾謹按注文與字乃舉字之誤謂舉皆出請入告也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古字本通用耳陸氏音餘未得其旨朱文公通解疑本介字則亦失之

賓迎再拜

疏曰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

拜可知但文略耳

檜謹按此文卿以君命致館故不答拜非略也凡爲人使者皆不答拜乃禮經之通例也上文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然則致館者亦不答拜可知矣疏說非是

乃陳幣

注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

檜謹按是時賓尚在次擯者猶未出請事有司安得先入而陳幣於廟門外乎然則陳幣者卽於次內陳之也及擯者出請事大夫納賓於是賓入而上介與衆介俱入則有司之屬亦隨之而入可知矣入門之後公與賓每門每曲揖介與擯皆在後鴈行則羣有司亦不得淩躐而前其在後序進又可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此時主國有司在堂上設几筵則賓之有司亦得於門外陳幣初無緩不及事之患又何必先賓而入乎

三揖

注曰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

檜謹按主君先待於中庭賓後獨入乃得如常三揖者蓋賓入門北面主君在中庭南面相向一揖此卽所謂入門將曲揖也主君東面行賓西面行及堂塗則皆北面矣於是揖訖主君東面行賓西面行及堂塗則皆北面矣於是

又揖所謂既曲北面揖也是時主君與賓雖皆北行然前後不相當所謂君行一臣行二者當在此時及當碑則賓東主西適相當矣於是又揖所謂當碑揖也然則三揖之節與平常不異故鄭無異文其不同者將曲一揖主南面賓北面既曲一揖主在前賓在後耳注義未分晰言之而疏文又譌奪幾不可讀故具說之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疏曰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於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

檷謹按古人五架之屋棟以南爲堂棟以北爲室兩楹之間居堂東西南北之中卽是中堂若更前北侵半架則與東楹不相値矣安得云中堂與東楹之間乎葢自鄭君誤解士昏禮當阿爲當棟於是說者遂謂棟後一架始爲室而堂室之制盡失矣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可見無室則以棟爲南北之中有室則以楣爲南北之中凡畫物之處皆居正中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說堂室之制與愚合然引士喪禮注中以南謂之堂爲證則未足據也彼注云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曰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卽言東序

下西序下若近階卽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然則中以南非謂棟以南也葢鄭君旣以當阿爲當棟必不以棟之下爲卽是室孔氏引鄭注爲證轉滋後學之疑矣

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注曰玉錦錦之文繼縛者也疏曰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繼縛似玉之密致者

檮謹按古以美好者爲玉尙書洪範篇惟辟玉食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玉食美食呂氏春秋貴直篇身好玉女高注曰玉女美女也然則玉錦猶言美錦矣疏說尙未得古義阮氏擘經室集謂說文玉字無點有點者解云朽玉也讀如畜牧之畜凡爲美好之義者其字竝當爲有點之玉然金玉之玉與畜聲亦相近阮說未必然也

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注曰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檮謹按此文言請受者明上文執幣舉皮而出爲將請受于上介之故實則此時固未請受也至下文云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方是請受于上介之實事鄭君誤以爲兩次請受乃曰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失之矣

賓請有事於大夫

注曰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

盧氏文弨詳校曰不言問聘此聘字疑衍

樾謹按請問問卿也下一問字亦爲衍文請問卿也正釋經文請有事于大夫之義請有事卽請問也然則何以不言賓請問于大夫故又自釋之曰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經文止言請有事不言請問注安得舉請問而釋之乎足知今本之非矣

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注曰當內廉辟堂塗也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經云當內廉則是階之廉也階兩邊皆有廉東階以西邊爲內廉西階以東邊爲內廉當西階東邊之廉也學者止知有堂廉不知有階廉則內廉之義不可曉矣尚書顧命篇夾兩階戺程氏瑤田謂戺者階之兩旁自堂至地斜安一石揜階齒而輔之如今樓梯必有兩幫以安步級者今按程說是也戺卽是廉枚傳堂廉曰戺當作階廉曰戺於義方明或原文本是階廉淺人以意改之耳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

疏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

樾謹按如此說則兩夾之豆亦如堂上戶西所設南北兩兩陳之矣然經于堂上曰兩簋繼之粱在北粱在北明稻在南也是南北兩兩陳之者也於此文曰兩簋繼之粱在西粱在

西明稻在東也是東西兩兩陳之者也安得謂兩夾之豆亦如堂上乎今按西夾之豆東面東夾之豆西面皆自北墉之下以次而南豆最北簋在豆南鉶在簋南簋在鉶南皆兩兩陳之經文所謂二以並也今爲圖明之如左至堂所設舊說無誤故不列焉

東夾

東序

西夾

西序

韭菹醓醢
醓醢
昌本
麋臡
麞臡
菁菹
韭菹
麋臡
麞臡
菁菹
泰牛
稷
泰牛
稷
泰牛
稷

又按下文饌于東方亦如之謂疏曰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本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則又似不誤者豈前疏傳寫失之乎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注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

櫆謹按注文今字乃令字之誤此蓋申說上文讓不成三之義禮有三讓無四讓若令使者三讓則主人必又一讓然後使者乃升是主人四讓矣禮所無有也鄭君說此正破古文作三讓之非自令誤爲今其義遂晦疏謂鄭君兩言之失其

旨矣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

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疏曰禮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己者以其榮故陳之

樾謹按鄭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云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賄幣之文經何以無之乎今按下文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使者反命訖又受上介璋致命於是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以上介執璋例之疑賄幣乃眾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眾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文不具耳陳于朝者雖有公私之分實皆使介所自得之幣其禮于君者固不得與之俱陳然謂賄禮等幣尚在外不入則又非也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記

注曰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樾謹按此記文雖專爲聘禮言之實爲一經辭對之通例士冠禮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注曰辭對之辭未聞不知辭對之辭即此是也凡賓主相敵者主人爲賓降則賓辭賓爲主人爲賓洗則賓辭賓爲主人洗則主人辭有辭必有對鄉飲鄉射諸篇皆然即燕禮宰夫爲主人亦

然其辭其對皆不載其言記亦無文焉而特於此篇著之明
凡稱辭者皆曰非禮也敢猶言不敢當主人之降不敢當主
人之洗也凡稱對者皆曰非禮也敢猶言不敢不降不敢不
洗也鄭君注此時偶有未照於是凡辭對者皆不得其辭矣
將授志趨

注曰志猶念也趨謂審行步也

樾謹按鄭義迂曲殆非也趨當讀爲促古字通用禮記樂記
篇衞音趨數煩志鄭注曰趨數讀爲促速荀子哀公篇趨駕
召顏回楊注曰趨讀爲促並其證也將授志趨者謂賓將授
玉之時其志彌促也士相見禮至下容彌蹙注曰蹙猶促也
促蹜殼貌也此文言趨彼文言蹙字異而義同下文云下階
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曰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
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脽而行也夫卷脽而行其可言趨乎
足知不然矣鄭既誤解上趨字故於下趨字亦失其義今按
又趨者又促也發氣怡焉之後而云又促者猶鄉黨記孔子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之後又云復其位踧踖如也促
與踧踖義同但言有緩急耳鄭不知趨之當讀爲促故但引
逞顏色怡怡如也爲發氣怡焉之證而不知引踧踖如也爲
又趨之證斯於經意未得矣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公食大夫禮

樾謹按醬東疑當作醬南字之誤也若作醬東是豆與醬並
設豆西爲醬而設鉶不得在豆西矣乃云宰夫設鉶四于豆

西可知豆之設必在醬南故其西尙未有物可以設鉶也

簋有蓋冪記

注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疏曰簋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簋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于敦南簋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撤謹按月令食齊視春時以飯宜溫也必無去會於房之理鄭以經文公設粱後其下卽云左擁簋粱不見有卻會事故爲此說不知六簋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爲之卻會若粱則公親設之公尊故不爲卻會也然則孰卻之賓將食自卻之也經云賓卒食會飯卒食者謂卒初時所飯之粱也會飯者復加會於簋明食訖也以卒食後賓自會之知將食時賓自卻之經文固前後互見矣鄭君不達此義乃云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是大不然荀子禮論篇曰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然則黍稷固不飯也至此經則豈獨黍稷不飯雖稻亦不飯也是故公所親設者此粱也賓擁之以降又取之而升反奠于其所者亦此粱也卒食之後取之以降坐奠于階西者亦此粱也而稻皆不與焉然則賓飯粱不飯稻明矣而謂其食黍稷乎

重賜無數　親禮

注曰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

撤謹按重之言重累也少牢饋食禮蓋二以重注曰重累之

是其義也重賜卽加賜耳鄭訓重爲善而增成之曰加賜善物於義轉迂矣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樾謹按深四尺疑當作深三尺上文四享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卽其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或說曰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據楊氏所說則此方三百步之宮亦有明堂之名宜如明堂之制考工記說殷人重屋曰堂崇三尺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亦曰堂高三尺然則三尺之崇乃古制也周人增益古制三三而九故崇九尺所謂堂崇一筵是也若合諸侯而爲壇則仍準古制此經言深三尺是也鄭君據周禮司儀職爲壇三成知此壇有上中下三等若然則所謂深三尺者蓋每等皆然自壇上計之堂高九尺與堂崇一筵未始不合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喪服

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樾謹按書傳之文無稱公卿爲公士者鄭說非也公士大夫者公也士也大夫也公謂諸侯大夫則兼卿大夫而言士則直謂士也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此傳之文自來不得其讀今正之曰公（逗）卿句大夫（逗）室老句士

逗貴臣句其餘皆眾臣也句葢傳釋經文眾臣之義謂公之臣惟卿不在眾臣之例大夫之臣惟室老不在眾臣之例士之臣惟貴臣不在眾臣之例其餘則皆眾臣也卿字包大夫在內猶大夫亦包卿在內以卿大夫本通稱也鄭君之意總以士賤無臣故於此經此傳均失其解按周官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注曰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貴之士可以與祭者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鄭謂士無臣者葢據士無大射故也不知大夫以上其臣眾多得容選擇士之臣少取給而已若加選擇恐有不給此士所以無大射也非士無臣也士之貴臣亦卽士之室老以其賤故不得異

爲之名猶大夫之妻曰孺人士則直曰婦人也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則士之貴臣爲其君絞帶菅屨可知矣葢卽包于上文君字之內傳曰君至尊也君者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稱之敖繼公謂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可正舊說之誤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注曰因猶親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與母同足矣何必曰因母乎偏考書傳無謂親母爲因母者注義非也因讀如因國之因有繼母卽有因母就前母而言之則後母爲繼就後母而言之則前

母爲因此因母之義也

庶人爲國君

注曰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

樾謹按經言庶人而不言民則庶人專指在官者言不兼民言民於國君蓋無服也何以知之下文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若是凡民皆爲國君齊衰三月則其次子獨非民乎何獨長子有服乎傳於寄公及舊君竝云言與民同也則混民與庶人而爲一其誤自傳始矣

惡笄有首以髽記

樾謹按惡字衍文也記文止曰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不言何者爲惡笄何者爲吉笄故傳必申明之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若記文明言惡笄有首則傳可不釋矣記文惡字蓋即涉傳文而衍下文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又因此文而衍也

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士喪禮

注曰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樾謹按牢讀爲樓雖古文聲近段借之常例然訓爲削約于義未安人之手皆中央大於兩頭乃反削約何以安手乎鄭說此制疑未得也今按握手者所以韜尸之手其制似直囊與下文冒同但小耳長尺二寸廣五寸以今尺計之蓋長七寸有奇廣三寸有奇適足容一手矣牢讀爲婁說文女部婁

空也婁中者空中也空其中所以韜手也旁寸者言其兩旁深一寸也此古握手之制舊說失之矣

夏葛屨冬白屨

注曰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

樾謹按此說非也變皮言白不足以見夏屨之亦白而反無以見冬屨之用皮古人之文不若是迂拙也白當讀爲帛詩六月篇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禮記襍記注引作大白並古文白帛通用之證冬白屨者謂冬以帛爲屨也生則夏葛屨而冬皮屨死而夏葛屨而冬帛屨古人制禮具有深意蓋不欲以獸之皮革與尸體同朽也是故生人之決以象骨爲之死則以棘爲之生人之極以韋爲之死則以纊爲之其義並如此鄭於上文纊極二字但曰明不用也猶未得其義矣

布席如初

注曰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爲少南疏曰云鋪於阼階上者按喪大記云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云於楹間爲少南者取南北節以其言阼階上故知於楹間爲少南近阼階也

樾謹按此大斂之席布于東序東序卽阼也凡經言阼不言階者蓋阼階上則喪事每加於遠大斂在阼階上殯在西階上則與阼階上但有東西之分而無遠近之別矣不可從也詳見士冠禮記適

子冠于阼
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
疏曰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
樾謹按此一經直言婦人丈夫卽位之事婦人從闈門入由側階升自北堂而至房又出房戶而至堂此所以先丈夫而卽位也既卽位于堂見殯故不容不哭此所以先丈夫而哭也及丈夫以次卽位于門外而門辟則婦人之哭亦止矣下文婦人拊心不哭注云方有事止讙譁此不然也所以不哭者以丈夫未哭故止哭以待之也蓋此時婦人所卽之位已爲哭位而丈夫所卽之位尙是門外之位不過少立以待門辟而非哭位故哭與不哭有異經文旣明著之而疏乃混而一之不亦誤乎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既夕
注曰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疏曰拂仿猶言拂拭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仿去凶邪之氣也
樾謹按拂仿卽仿佛也漢書楊雄傳猶仿佛其若夢注曰仿佛卽髣髴字也疑此注本作仿佛涉下文商祝拂柩而誤佛爲拂又倒作拂仿耳釋文出拂拭云本又作仿佛此正字也因佛字誤從手遂竝仿字而亦誤從手知仿字之非則知拂字之亦非矣疏謂拂拭去凶邪之氣此大不然夫人君臨臣

下之喪則有桃苅以祓除不祥安有人子殷父之殯亦嫌其有凶鄙之氣而拂拭之乎注明言執之以接神則有所仿佛者正見鬼神於此式憑若解作拂拭則與接神之義不屬矣

周官司巫職有道布疑取導引之義其卽執之以接神者歟

正柩于兩楹間

注曰兩楹間象鄉戶牖也疏曰若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間而近西矣

檮謹按賈氏因大夫士無右房故爲此說然鄭君士大夫東房西室之言願爲後人所議愚謂士無右房似尙可信但其戶牖之間仍當居堂之正中必無偏處西北隅之理也別有圖說詳之至謂大夫亦無右房則鄭之疎矣

乃行禱于五祀記

注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疏曰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

檮謹按疏說非注義也鄭君之意蓋以所禱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者博言之耳若如疏說爲實禱五祀則不得曰博言之矣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謂雍而徹乎竈也卽周禮膳夫職所謂王卒食以樂徹于造也說詳劉氏端臨荀子補注夫竈爲五祀之一而得通言之曰五祀然則門與行亦得通言之曰五祀矣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注曰中帶若今之褌襦疏曰鄭舉目驗而言但男子明衣之

狀鄭不明言亦當與中帶相類有不同之處故別雖名中帶
亦號明衣取其圭潔也

樾謹按中帶猶言內帶也蓋男子惟外有緇帶而內無帶婦
人則親身之明衣亦有帶也以其在內故謂之中帶而鄭注
舉褖襺釋之疑漢時名褖帶爲褖襺矣明衣者男子與婦人
同有之也中帶者婦人獨有之也賈疏謂明衣與中帶相類
夫衣是衣帶是帶安得而相類乎蓋由賈氏所據本褖誤作
禪以爲禪襺卽單衫也故有此誤按釋文褖音昆竝無作禪
之本今各本皆從釋文作褖惟宋單疏本作禪此正其致誤
之由學者習于賈說或反以禪爲是謬矣
志矣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注曰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矣骨鏃

樾謹按無鏃則不成爲矢鄭說非也上文鞞矢必言骨鏃者
以生時鞞矢金鏃此變用骨鏃故特箸之也至志矢生時骨
鏃此亦用骨鏃故不必言但言其異於生時者曰亦短衛而
已鄭見經文不言鏃直以爲無鏃殊失記人之旨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 士虞禮

疏曰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解
北面空處以待泰羹

樾謹按此疏有奪誤因上文云祝奠觶于鉶南恐學者疑鉶
南有觶不得復設泰羹故言此以明之謂上言奠觶于鉶南
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觶北面空處以待泰

羹也今不舉上文則文義不見矣葢傳寫失之非賈氏之舊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
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疏曰若言養禮畢卽於尸中閒
有嫌諷去之或本閒作閑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閑嫌諷去
之
樾謹按注文閒字疑聞字之誤於尸聞嫌謂於尸聞之嫌若
諷使去也疏兩說均似未安又下文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遂卒哭注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此閒字亦
聞字之誤謂異人之所聞故有異義也鄭君駁五經異義輒
曰元之聞也可以爲證聞與閒相似因而致誤耳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記

注曰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
樾謹按禮記曾子問篇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
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然則祭男子之成喪者無無
尸之理此記所謂無尸者專以女尸言也上文云男男尸女
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其必使異姓二句專以女尸言然
則此文無尸句亦專以女尸言矣葢死者或未有孫婦同姓
孫列亦或無婦則竟無尸矣故禮有此變通之法也
祝從啟牖鄉如初
注曰鄉牖一名也疏曰按詩云塞向墐戶注云鄉北出牖也
與此注不同者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牖一名
也

樾謹按鄉是牖之一名則記人止言啟牖足矣何必言牖又言鄉乎疑鄉字之義當從毛傳作北出牖說文户部向北出牖也是許說亦與毛同也啟牖鄉者啟牖亦啟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者文不具耳實則牖鄉竝闔之故此竝啟之也有牖有向蓋士室之制大夫以上則無向矣是故陽厭于西北隅大夫士同之而少牢饋食禮則南面以其北墉無向故卽設于北墉下也此篇及特牲饋食禮竝云凡在南則東面可知矣以其北墉有向故設于西墉下不設于北墉下亦猶陰厭于西南隅以南墉有牖故設于西墉下不設于南墉下也不然均是陽厭何以大夫必南面士必東面乎卽此可推見其故矣別有圖說詳之

哀顯相

注曰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樾謹按哀顯相卽謂主婦也故繼哀子某而言之士昏禮記載醮辭曰往迎爾相是主婦得稱顯相之證若是賓客來助祭者豈得曰哀顯相乎注引詩說之恐未得此經之義且其文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甯敢用絜牲剛鬣云云明是主祭者之辭施之助祭之賓客則不稱矣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

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
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今文他爲它
樾謹按鄭說他字甚爲不安他疑也字之誤卒哭也三字連
文儀禮每有此文法如士昏禮皆祭舉食舉也特牲饋食禮
籩巾以綌也少牢饋食禮爲之于爨也並用也字爲語辭是
其證也三虞與卒哭大夫以上則爲兩事士則爲一事禮記
祭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
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鄭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
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不知此固言大夫之禮也士禮不與
大夫同祭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大夫以上與士禮
不同之明證三虞卒哭也謂三虞之日遂以卒哭也正見與
大夫以上不同之意三虞之日遂以卒哭故不用柔日而用
剛日如丁日始虞已日再虞則當以辛日三虞乃不用辛日
而用次日壬日卽爲卒哭之日是故三虞改用剛日者移後
一日以就卒哭耳非有取乎剛日也若依鄭義謂庚日三虞
則無端移前一日有何義乎至大夫以上卒哭與葬相隔一
月則三虞仍用柔日可知矣敖繼公知三虞與卒哭同日而
不知大夫士禮之不同則又失之

主婦亦拜賓

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閨門之內閨門如今東
西掖門

樾謹按特牲少牢兩篇皆不言主婦拜送女賓之事何以此獨有之疑此賓卽男賓也承上文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而云主婦亦拜賓則卽主人所拜之賓明矣蓋是時主婦之位卽在主人之北故賓之出也主人固當拜而主婦亦不容不拜所異者主人送而主婦不送耳主婦亞獻後有獻佐食之禮佐食卽賓中之一人是主婦與賓固得相拜矣凡祭畢賓出婦人在房中故無拜賓之事惟此卒哭餞尸則婦人亦出寢門外故賓出必拜之注家不得此義謂主婦所拜合是女賓而又怪其不言送遂臆決之曰拜之於闈門之內失經旨矣其下曰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廟門卽寢門也上經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謂尊言之是也蓋自主人出卽位于門東

以下諸事皆在寢門外至下云入徹然後丈夫與婦人俱入耳若主婦所拜爲女賓其拜爲在闈門之內則當云主婦入拜賓於義方備不然主婦本在寢門之外何時而入至闈門之內乎禮於出入之節皆詳言之何得無入字乎

腊特于俎北特牲饋食禮

注曰腊特饌要方也疏曰按經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腊俎特于俎北取其方故也

樾謹按疏但言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於義殊未明此當合下文兩敦言之蓋俎南設黍稷兩敦俎有三而敦止兩齮齕不齊矣故以腊俎特設于俎北然後兩俎兩敦適相當也

古人設饌其前必齊所謂方也若左右兩畔則不必皆齊矣

酢如主人儀

注曰不易爵辟內子

樾謹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但云如主人儀而不言易爵文不具耳鄭說非也凡飲酒男女不相襲爵乃禮之通例至夫婦則夫不襲婦之爵而婦得襲夫之爵禮記祭統篇曰酢必易爵特以夫言耳此篇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酢不言易爵有司徹篇主婦酌致于主人受爵酌以酢亦不言易爵是主婦得襲主人之爵也鄭不知男女無襲爵之理而以此文不言易爵爲辟內子又不知主婦得襲主人之爵而於有司徹篇注曰自酢不更爵殺似皆失之矣

嗣舉奠盥入

注曰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

樾謹按嗣舉奠三字連文乃以事目其人上文三獻作止爵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是其例也此舉字仍就尸言益嗣子盥入而尸爲舉鉶南所奠之觶故卽以事命之曰嗣舉奠鄭訓舉爲飲非也徧考經文無以舉爲飲者何得于此獨生異義乎

尸謖祝前

樾謹按尸謖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曰祝入尸謖注曰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蓋祝出戶告利成後必復入室以爲尸謖之節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其下篇曰祝入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竝其證也此篇無祝入二字于文爲不備矣

蓋有以也

注曰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蓋釋辭以戒之言女蓋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蓋其餘亦當以之也疏曰云其坐蓋其餘亦當以之也者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

盧氏文弨詳校曰字作以其義爲似陸於經文云以依注音似疏釋此句云謂亦似其先祖下注似先祖之德皆作似字乃復云似誤殊所不解　阮氏元校勘記曰必有以也毛詩作以不作似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此注引詩必作似後人妄據毛詩改之至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以者誤也今本互易二字遂不可通矣

樾謹按盧阮之說皆非也鄭意謂蓋有以也欲其有以蓋之也何以蓋之蓋以德也故曰享此女當以德蓋此也注中兩以字正相應然則鄭不讀作似字可知矣疏謂亦似其先祖此非鄭意也然云已上皆爲以是賈氏之意惟亦當以之也一以字當作似上以字皆如字而阮氏竝謂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則更非賈意也疏家誤會注意後人又誤會疏意於是竝欲改毛詩必有以也爲必有似也而其誤更甚矣然則下注何以言似先祖之德曰此似字後人據賈疏改之鄭君原文固作以不作似也按下

經云酳有與也注曰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鄭意蓋謂兄弟以先祖之德相與亦猶諸侯以禮相與也以先祖之德與女兄弟此以字卽以德相與之以此與字卽以德相與之與然則似字當作以字明矣

酳有與也

注見上

樾謹按與以古通用酳有與也卽酳有以也與上文蓑有以也一律上作以此作與文異而義同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與互用卽其例也鄭解與爲相與之與恐非經旨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　少牢饋食禮

注曰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

樾謹按如鄭注則直云于洗西南足矣乃必曰南于洗西何其文之迂曲乎且上言當序則東西之節已見而此又云南于洗西則亦是東西之節而非南北之節所謂南于洗者終不知其幾許也注義殆非經意矣今按此以當序南爲句于洗西爲句當序南者當序之南此東西之節也于洗西者于洗之西此南北之節也鄭失其讀故失其旨矣

宰夫以邊受膳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樾謹按納諸內者納諸房也古謂房室爲內漢書鼂錯傳家

有一堂二內二內者卽所謂東房西室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士禮故主人自入房寫之此大夫禮故宰夫受而納諸內雖禮有不同然內卽房也注疏均不說內字敎繼公因誤以爲籩中失之矣

祝拜于席上坐受

注曰室中迫狹疏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檐以前名曰房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卽是一架之開廣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架後乃爲室者昏禮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

樾謹按自鄭君誤解阿爲棟而堂室之制遂失又因此經拜于席上之文解爲室中迫狹於是棟北後一架爲室遂成定論莫能破之矣夫室止一架則房亦止一架合房室計之其廣與堂同而其修止居堂五分之一東西太寬南北太窄于制不稱矣且房之制既東西寬而南北窄則何必又分其半而有北堂之名乎是故棟後一架爲室非古人堂室之制也然則此經拜于席上何也曰古人行禮自有拜于席上之例有司徹篇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彼所說乃堂上儐尸之禮堂上之地不爲迫狹明矣而亦拜于筵上賈疏云以婦人所獻故尸不與行賓主之禮以是言之拜于筵上者禮殺故也尸尊以主婦所獻而殺

禮故拜于席上祝賤以主人所獻不敢當禮而自從其殺故亦拜于席上禮意不同其爲殺一也豈繫乎地之廣狹哉

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有司徹注曰一俎謂司士所設羊俎西弟一俎疏曰此俎在侑俎之南故下文注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也鄭君知尸俎在南見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弟一者最在北故侑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之南

檮謹按阼階下三鼎皆西面北上羊鼎最在北其南豕鼎其南魚鼎二俎在羊俎之西二俎在豕魚二鼎之西皆正俎也鼎以北爲上則俎亦應以北爲上尸俎最尊宜用羊鼎西之北俎侑俎次之宜用羊鼎西之南俎阼俎又次之宜用豕鼎西之俎主婦俎又次之宜用魚鼎西之俎是其次也鄭于此云羊俎西弟一俎不言其在南在北而于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則此爲南俎矣疏家因而曲爲之說其實大不然也夫羊與豕較則羊尊矣若羊肉湆與豕較則豕又尊矣安得因羊肉湆在豕南而謂尸俎必在侑俎南乎若尸俎在侑俎南則阼俎當在主婦之俎南而何以鄭注阼俎曰豕鼎西俎主婦俎曰在魚鼎西以尸俎侑俎例之是主婦之俎反居主人之俎之上豈可通乎疑下注侑俎曰羊鼎西之北俎此北字乃南字之誤此云弟一俎則以北俎言也疏所引或說正得

鄭意其下疏文蓋有奪誤不可讀矣

眾賓長升拜受爵

注曰言眾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樾謹按此說似未然也下文云若是以辯則每一賓升無不拜之別乎賈疏于此無說然據下若是可知矣何有拜與不拜疏云上賓拜受爵又拜既爵眾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眾賓同眾兄弟又不拜受爵是其差也然則賈所據本疑無此十字若鄭注明言眾賓長拜其餘不拜賈安得謂眾賓拜受爵乎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若然則眾兄弟已包其中矣此注曰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眾兄弟言也文止升受爵三字其上又無眾兄弟之文安知其爲眾兄弟言乎鄭說非也據上文說眾賓受爵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脅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以是例之則此文亦當云辯受爵其薦脅設于其位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於文方明傳寫誤倒之而又衍升受爵三字耳鄭君不能訂正而輒以意增益其說謂眾兄弟升不拜受爵此恐不然下文獻私人時主人答其長拜於其羣私人不答拜然則羣私人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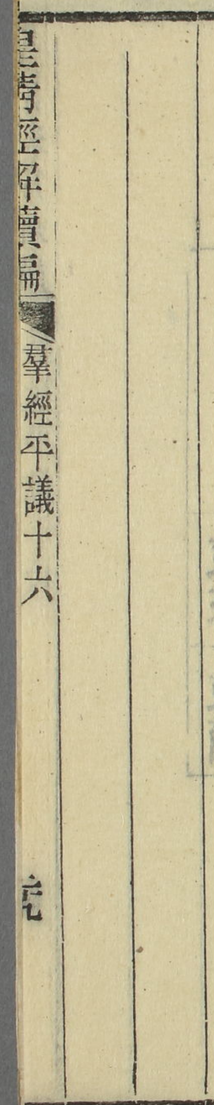
必拜受爵曾謂眾兄弟而不如羣私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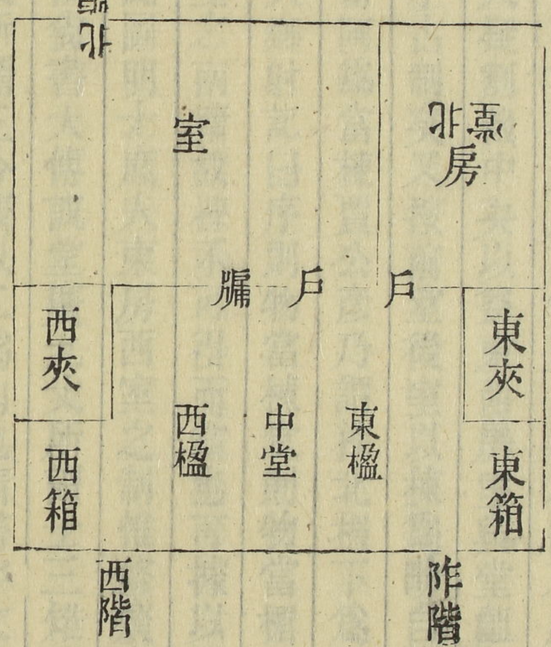
附東房西室說

古人宮室之制自朱子儀禮釋宮以後儒者考訂益詳至今日已無遺議矣然尚有爲先儒所疑而未決者莫如東房西室之說鄭君注禮謂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宋後儒者咸以鄭注爲誤然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東房西室與二內合鄭君實目驗而得之非臆說也今按聘禮卿館于大夫而君使卿還玉于館有負右房之文是大夫有右房明甚惟士之右房於經無文特牲饋食禮曰豆邊鉶在東房說者謂有東郎有西然對西室言之亦可云東房不必其有西房也士冠禮言房者七士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各四士喪禮言房者四士虞禮言房者二言房中者各一而皆不指目其爲東西左右然則士固惟一房矣竊疑古者自天子以至于大夫皆有左右房自士以至于庶人則皆東房西室嬴秦以後大家巨室灰滅無遺而民間尚沿襲舊制至漢末改鄭君據所見推之疑古者大夫以下皆然故致此誤耳士所以無右房者以其制狹小若必分而三之中央爲室左右爲房則太逼窄不足回旋故自室以西通而爲一至其室之戶牖仍如常制又嫌其東北隅不當戶牖過于幽闇故于北墉之下啟牖以助明謂之北牖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北牖者士室之制大夫以上無有也是故陽厭於西北隅大

夫士同之而大夫南面士則東面正以北墉有牖故不得而南面也或疑東房西室則戶牖之間不居正中無以爲實位又疑割戩中央以益東西房室與堂齟齬不合此皆未明乎古制矣又按前堂後室以棟爲畛自鄭君誤解士昏禮當阿爲當棟賈公彥乃謂棟北楣下爲室而堂室之制全失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葢有室則棟下卽室之南墉故棟不可得而當也可據以正舊說之誤今爲此圖明士庶人東房西室之制惟修廣之數於經無徵姑依尚書大傳說堂廣九丈所謂士三雉也東西序相距六丈所謂三分廣以二爲內也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議曰三代堂基竝方意此制也通乎上下士之堂廣九丈則

合堂室之修亦九丈歟




北牖
室
東房
戶
戶
牖
東夾
東箱
東楹
中堂
西楹
西夾
西箱
阼階
西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七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